

570

戰時小叢刊之十一

毀滅中的日本

郭沫若等著



戰時出版社出版

戰時小叢刊之十一

毀滅中的日本



戰時出版社刊行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6 9606B

目次

日本的現在過去與未來·····	郭沫若	一
戰前日本朝野的動態·····	錫福	五
日本歸來·····	莫石	二五
日本在毀滅的路上·····	管豹	三一
廿世紀的邦貝城·····	陳琳	三五
戰時日本經濟狀況一瞥·····	純青	四一
日本畏杯葛·····	烏特萊	四七
戰時的東京·····	曉光	五三
歸客話東京·····	仲某	五五
敵情近報·····	維恆	五八
動員了日本的娘兒們·····	貝加	六一
日本婦女在侵略的壓制下·····	歌三	六四
千人針（淺井花子）·····	張香山	六六

日本的現在過去與未來

郭沫若

關於日本，我現在很想作一個簡單的概觀。

日本是一個後起的民族，七十年前對於我國不僅是文化上的附庸，而且有一個時期是政治上的附庸。

日本和我國發生關係，大約是在戰國時代，但在史志上並沒有明確的記載。秦始皇時的一個騙子徐芾，曾有帶領童男童女去訪問蓬壺三島的事，甚至相傳日本還有徐芾的墓，但那是荒渺難憑的。不過在東漢年間的確是有關係了。前些年辰九州博多灣的志賀島上發掘了一顆黃金印，文爲「漢倭奴國王印」，此印現尚存日本黑田侯家裏。「三國志」的魏志裏面有「倭人傳」，那兒說：「舊百餘國，漢時有朝見者，今譯使所通三十國。」漢時朝見的事實，算得到了古物上的證明。「隋書」有「倭國傳」，那兒更說道：「漢光武時，遣使入朝，自稱大夫。安帝時又遣使朝貢，謂之倭奴國。」印上稱倭奴國王，大約也就是漢安帝的封贈吧。

魏志倭人傳要算是有系統地記載日本的最早的文獻，那兒所敘述的當時的日本，事實上還是一個野蠻未開化的民族。最有趣味的是那時候的日本女人的服裝。「婦人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衣之。」這是說就像拿一張被條來，中間打一個洞，套在頸子上便成爲衣裳。這原始的程度，實在是

頗有可觀的。就在隋時，日本的文化程度也並沒有增高到怎樣。服裝是相當進步了。但是飲食的習慣呢？隋書的倭國傳說：「俗無盤俎，藉以櫛葉，食用手舖之。」這情形和近時的南洋土人相差得並不多麼遠。

然而日本和我們隋唐時代的高度的文化相接觸，她就像感了電的一樣，突然跳躍了。在隋唐時代她陸續遣了不少的留學生來，我們中國有不少的人去幫忙她，把我們的文明盡量地輸運了去。於是乎日本也就由原始的狀態跳進了文明的境地來。最有趣味的是日本在考古學的年代上沒有銅器時代這一時期。只在石器時代的原始日本和我們的高度的鐵器文明相接觸，她是跳過了一個時代。

日本人究竟有多少固有的東西，實在是難於下斷案的事體。例如日本人的吃生魚片吧，這在他們自己至全世界的人都以為是日本人的固有的習俗，其實這也是從我們中國傳過去的。日本人吃生魚片，名之曰「洒西米」(Sashimi)。「刺身」是把魚去骨去皮，切成薄片，配之以海苔蘿蘆絲，染之以醬油辣味。這習慣和現今潮州人吃魚生別無二致。潮州人吃魚生，亦配以海苔蘿蘆絲，染以醬醋薑汁。這醬醋薑汁潮州人名之曰「三滲」，發音是「殺西牟」(Sashim)這「殺西牟」不就是日本的「洒西米」的字源嗎？

舉一可以返三，其它是不難概見。過去的日本可以說完全是中國文化的分枝。

然而七十年來的日本，她完全改了舊態，就和在隋唐時代接受中國文明成功了的一樣，七十年來又把西方文明接受成功。這成功固然是由於日本民族的肯努力和它物質上的與局勢上的便利，但我們中國實在也幫助了它不少。第一，它是因為我們的受害而覺醒了的。其二是我們替它做了擋箭牌。其三，我們把物質的資源供給了它。其四，我們的多量需要促進了它的生產。

我們這位老大哥實在運氣不好，最不幸的便是滿清二百幾十年的統制，把我們民族的生機阻止了。提到摧殘文化，我們人人都知道罵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其實清的康熙帝與乾隆帝，他們是罪浮於呂政的。西方文明在明末已有移植於中國來的那種趨勢，完全為他們所阻止了。中國人在接受西方文明的準備上，單為內部摩擦便延宕了三百年，因為有這一落後便陷入於半殖民地的運命，而身受國際資本主義的萬箭的簇射。日本在這時候覺醒了來，因其內部無多大阻礙，而其地又並無多大殖民價值，故爾在我們的掩護之下，它便得以發育了起來。我們對於它的掩護，雖然是無意識的，但事實實在是不能否認的事體。至於我們對於她的資料供給和生產品消費，那是更加明而且白，用不着說的事。

日本人就因為有這種種的便利得以收到成功，但他們卻生出了民族的自負心，把自己看得天高，而把我們藐視得一錢不值。他們如肯發着良心思考一下，過去的日本應該感謝我們，固不用說，就是現在的日本也多多少少是應該感謝我們。然而日本人不唯不知道感謝，反進而對於我們加以極

殘酷，極暴戾的摧毀。自九一八以來日本對於我們所加被的慘害，實在是非人所能爲的。毒化，走私，屠殺，橫領，種種非人的手段都已用盡而猶不足。還要繼之以大規模的侵略，轟炸，宰割。人間世儘管怎樣的黑暗，這種忘恩負義的行爲，我相信，是絕對要受懲罰的。這是當然的公理而且也是必然的事實，事理兩方都明白地開示在面前了。

日本因爲物質資源缺乏要取材於我們，又因爲多量生產需要我們做它的消費者，故爾我們中國的和平與對於她的親善是維持日本資本主義的一環。然而日本軍部卻自行來摧毀它的資源，自行來格殺它的消費者，這不是等於在促進自己的死滅？

日本軍部的狂暴行爲固然擾亂了我們中國的和平，同時也激起了我們民族間的仇恨。戰爭即使有止熄的一天，這仇恨非到理想社會實現的一天是不會止熄的。民族絕不是可以容易滅亡的東西，中國人也並不那麼健忘。中國人現在是覺醒了，這是把日本的將來暗示着的。

據我所知道，日本的農業是快要走到末路的。東京以東的所謂關東平原，據說，農人因貪便宜，用石灰糞田，積久便使地下結成一片三和土，使種植無由蕃茂。這在日本是根本無法解決的土地問題。日本的出路自然會和英國一樣，揚棄了自己的農業而成爲純工商業的國家。然而工業的主要原料，煤與鐵，這又是日本所最缺乏的物品，它要發展它的工業也非外求資源不可。這些或許也就是促進了它的侵略行爲的物質條件，然而也明白地是促進了它的滅亡的物質條件。它的問題是在我們中

國身上求解決的，幾十年來，我們不作聲地也替它解決了無數的問題，然而它的貪心却使它增長到要危害到我們民族的生存上來。我們的民族儘管是怎樣的寬大，這殘暴却不是人所能忍耐的。

我們現在是醒來了。打個比喻吧，日本是一位癆病框子的拳鬥家。我們是多數身體結實的莊稼漢。講打是打不過，講拚命有體力來和你拚。我們即使受你的打擊，打得遍體鱗傷，打得屍骸枕藉，然而你個癆病框子的打家，結果是弄得喘不過氣，吐血而死。這是對於忘恩負義者的必然的果報。

持久抗戰必能得最後勝利的理論是誘導自這兒。日本的將來也是明明白白的，結果是終歸於死滅。

(救亡日報)

戰前日本朝野的動態

錫 福

(一)

爲了實踐「深入敵陣」與「分解了他然後克服他」這幾句話，才跑到東京去想讀幾年書，並搜集些我們國家社會所需要的智識材料，可是到了東京以後，物質環境上雖說還可以讀書，然而精神上的痛苦實在受夠了。記得從前有個日本人問我：中國的國外留學生，留英的回國後多親英，留美的回國後多親美，其他各國亦然，惟有留日學生回國後却多反日。這是什麼道理？我那時還只能以普通的國交關係的簡單理由答覆他，到後來在日本時間漸久，才越過越覺得留日學生看了日本那樣

的對中國的情形，而不憤恨入骨，不激發愛國熱情，除非是無心肝的人。一入日本國境，無論在新聞上，雜誌書報上，以及各種語言文字上，處處顯露着自高自傲而藐視欺侮我中華民族的神情。對於我留學生的態度，不是妄高傲，便是懷着收買爲漢奸心理的假親善，而後者比前者更可恨，欺侮我國民人格莫此爲甚。惟一般平民，尙多忘其國家觀念，以與我交遊，聊可小慰耳。

自蘆溝橋事件發生後，日政府對於我留學生的監視籠絡尤現醜惡，留學生的行動，處處已失自由，來往信件의 檢查，寓居所在的監視，憲兵警察訪問，幾於使我無時無刻不提心弔胆。最討厭的是每逢我們三五人在一塊談論時事的時候，輒有便衣警察木立於路旁，徘徊於室外，或探頭探腦於窗門，使我們受着很大的威脅，每遇此種場合，我們必暗中痛罵日本人之小器可恨，我們赤手空拳在你們國內花錢讀書，能做些什麼值得你們在背後每個人都派上一個甚至幾個監視人員，使一步一趨都感覺不自由呢？這種小鬼小怪的舉動，是決爲大國民之所不爲，而日本人虧他們每每在刊物上，在演詞上，自誇的說着保持大國民風度，甚至政府令文上亦說：『當此時局緊張之際，希望全國人民，不要輕舉妄動，對外僑盡力保護，以發揚大國民風度。』無如民族生性如此，儘管天天叫「大日本」，「大國民」實際上却反見其小而已。

在日時眼看着，耳聽着，心裏想着這一切的一切，想說的話却無從說出來，寫信作文固然不能，就是作日記亦不能隨手寫來，因爲我們住所的箱篋，常被他們祕密的搜檢，動不動給你一個「抗

日」或「共產黨」甚至其他欺人太甚的想入非非的罪名，把你拉進警察署，受盡凌虐，朋友相戒，莫不隱忍，以避其鋒。然而壓縮了的力量，當其發作時，是其大無比的，所以留日學生回到國中，莫不大聲疾呼拚命作抗日運動；所以我們走上了外國船，一離開日本境，便要大大的嘔一口氣，在輪船上即邀集全船同胞在大餐間大開抗日救亡會；甚至有明治大學的同學曾嬰淘君於七月三十日乘大來公，司傑佛遜總統輪歸國時，因在日時受刺激過深，登輪後便與朋友大談抗日救國，盡吐胸中抑鬱之氣，不意因興奮過度，竟至發狂而死於船上。

總之，日人給予我們的教訓是永遠不會忘記的，是總會有奉還給他們的一日的。雖然有話當時隱忍不說，然而等到說的時候，却至大至剛，如狂濤之奔放，這與雖然有所舉動而暫時隱忍不動，等到忍無可忍，而必須舉動的時候，却無攻不克，無敵不摧，是同樣的道理。

(二)

前面這些話，是作者於握筆書寫時，從壅塞的胸中，迸放而出不可遏止的，所以在本文着筆之前，先寫了這許多緒言。現在將盧溝橋事件發生以來，至平津失陷時止，在東京的所見所聞及所感，依次寫在後面。

七月八日下午三時許，東京市上到處發現新聞號外的鈴聲和喊聲，送號外的人都穿着同樣的半截衣，衣下緣鑲有報館的白色名字，腰繫一大掛響鈴，取着步兵跑步的姿勢，故裝十分急忙的神色，

引得滿街人的注視，手持號外除挨戶分送外，並可自由向之取閱，那就是蘆溝橋事件的第二個警報。原來七日晚間駐豐台的日軍和宛平城內的中國軍發生激戰了。據日方的報道，是豐台日駐軍基於條約上之權利（按實違反條約，我國報紙曾屢經揭發）在宛平縣城附近，舉行夜間演習，却無故被宛平城上的二十九軍兵士予以所謂不法射擊，日軍不得已而還擊，遂生激戰云云。後來看中國報，才知道當時日軍曾藉口演習時一個兵士失蹤欲率隊進宛平城搜查，被我軍阻止，遂開槍攻城，但日本報紙始終沒有那麼一節。我們當時看了初次的號外，還以為戰事不至擴大延長，但自是以後，每日各新聞除朝夕二刊外再發號外二次至三次，事情便一天一天覺得嚴重起來，新聞上所載的，每次戰爭都不外是誣稱我軍無視信約，先予以不法射擊，日軍不得已還擊，因而佔據某地，迫令某部繳械或撤退。以這樣的虛報，欺瞞人民，各商店窗櫺上張貼的畫報，漸漸轉成滿幅華北戰事照片，雜誌的專號，書攤上的小冊子，也專注在這一問題上面了。

至十一日午後一時，市面上滿飛的號外是本日政府召開緊急閣議，以華北情勢嚴重，決定由關東軍之一部，及朝鮮內地急派必要之兵力前往華北；接二連三的報道是關西某某等師團展緩退伍，教育總監香月中將飛往華北某地，繼任駐屯軍司令官等等，事變的擴大，非一般的演進。杉山陸相後來於七月二十七日在貴衆兩院報告華北事變經過中（按日政府曾通告全國，對此次蘆溝橋事件，稱為北支事變，故照譯為華北事變，日政府之用心可知矣）申述事變之原因及其決意有云：

「此次事變之發生，其所由來實深且遠，中國民衆之抗日侮日運動，固基於南京政府之澈底的抗日政策而來。近年來彼以國內統一之強化，軍備尤其空軍之擴充，編制設備之改善，較上海事變之時，有相當的堅強根基，因而過信其力量。此種形勢近來波及華北，平津以及其他各地，對於帝國僑民或官憲頻頻惹起之暴行侮辱，亦爲此種抗日運動之表現。此次事變之根源亦實由於此。今將此次事變經過之概要，縷述如左：華北治安之維持乃帝國及「滿洲國」既定之緊要國策，固爲不待言者，而中國方面之不法行爲，則當然爲排日侮日行爲，對於此種行爲之須謝罪，及須確實保障今後不再有同樣情形發生，此爲帝國威信，固亦爲維持遠東和平所極必要之舉……」

觀此則知日軍部是怎樣的虛造事實欺瞞國民，以鼓動戰爭圖逞其野心了。

派兵新聞發佈後，略略沉靜兩三天，不見有前方戰爭的消息，說是冀察政委會當局正和他們所謂出先官憲，在外交折衝中，求事件之局地解決；交涉重心已由北平移往天津。是時一面極力宣傳所謂「排擊南京政府的干涉」，說是中央政府屢入徒使事態更爲重大化。另一方面向國際表示不容第三國置喙，說與九國公約非戰公約無關。同時又恐怕國民因聞外交交涉與局地解決，而懈怠戰意，乃力說事件解決，是必須全局的解決，即是所謂「南京政府須根本停止華北中央化工作」及「冀察政權須恢復其原有的緩衝地帶的性質」其造詞喪狂已極。

我們看了上面那些言論，便知道這回蘆溝橋事件之引起，決不是偶然的，而是日本方面有計劃的決定大舉的行動。在近衛文磨組閣以前，軍部與財閥間的對立衝突亦就是軍部與大政黨間的鬥爭，本來日形深刻，廣田弘毅與林銑十郎兩內閣，都是在這種矛盾狀態中短命以倒。近衛文磨所以在今日以前屢被徵詢組閣而拜辭者，即認為時機尚未成熟，因為國內所謂「兩派的對立相尅」無法調和，對內對外政策不能統一，常相牽制；國際則對華大舉侵略尙非其時。及今年三月三十一日林內閣代做了傀儡，把衆議院解散，於四月三十日重行選舉。所謂付諸國民公意的總審判成的結果，軍部政府所欲組成的新黨一敗塗地，反對軍部政府而結成統一戰線的民政黨政友會保持了原有的地盤，代表左傾勢力而反政府最烈的社會大眾黨却得到意外的勝利。這時軍部覺悟財閥力量之雄大，不與合作，難逞所欲，於是略改態度，對財閥所豢養的政黨不爲己甚，表示可以攜手之意，政黨無可如何，自亦樂於從命。近衛文磨以貴族之身，素得軍部之擁護，而又與財閥政黨無惡感，爲元老重臣以及多數人士目爲衆望所歸之青年人傑，彼見此種情形認爲時機已至，遂於元老及軍部迫林內閣總辭之翌日（六月一日）拜受天皇大命，得軍部之支持，容納政民兩黨各一人入閣，而不堅持彼等須脫黨之條件，在消滅軍部官僚財閥政黨之衝突而實現舉國一致強力內閣之號召下，成立新內閣。近衛新閣成立之時，又適值歐洲方面因西班牙內亂不干涉委員會分裂，使英法與德義間之對立日趨嚴重，對遠東有深切利害關係之英國，幾至難以兼顧，乃有所謂英日遠東談話之進行。而蘇聯國內，因發

生紅軍將領之巨案，史丹林正埋頭於內部肅清之工作，無暇外顧。近衛內閣看準此種情形，乃於黑龍江砲擊紅軍軍艦，以試探蘇俄戰意，果然蘇俄極力隱忍，不願發動遠東戰爭，於是日軍閱認為對華大舉侵略此其時矣，不數日遂有蘆溝橋事件之發生。

在這裏我們還須要了解日軍部爲什麼要這樣，急急於向我國大舉進攻呢？日軍部侵畧我國領土，採取蠶食政策，由東北而察綏，而河北而黃河流域，本來是永無止境的，他們想不費氣力的佔領一塊地方，又利用漢奸以維持秩序，略事整理，然後再行前進。但中國情形年來突飛猛晉，已不容彼再作舊夢，綏遠抗戰勝利而後，已使日軍人認識中國國軍之不可侮，而漢奸軍隊更不可靠。加之去歲十二月西安事變以後，全國上下擁護領袖之熱誠，與統一團結之精神充分表現，更使日人驚懼。日報紙雜誌年來極力宣傳中國國防之日趨充實，統一基礎之日趨鞏固，尤其忌嫉我蔣委員長之統一救國主張得全國擁戴。彼對於中國軍事政治以及經濟文化一切的進步，莫不加以抗日的色素，認爲一切都是爲抗日而爲者，其意以爲，中國的抗日是宿命的，有中國的統一強盛，便沒有日本帝國的繁榮，要維持日本帝國的繁榮，則不容有中國之獨立自由的存在。其語言態度間的忌嫉與懼恐的神情，實非筆墨所能形容。至於日報紙雜誌所揭載的陝北毛澤東等共產軍之聽命於中央，停止赤化宣傳，放棄階級鬥爭，而從事抗日之奮鬥，其驚懼之極，更不言而喻。形勢至此，日方認中國全國統一業已告成，今春三中全會所通過之五年經濟建設計劃行將逐步實施，國際上得英美法等國之同情援助對於中國

經濟建設爭先投資，乃獨攬日本於門外。由於統一基礎之穩固，國防軍事之充備，經濟建設之逐步完成，國際地位之日漸提高，將使日本在中國失其侵略者之地位，且其手造之偽組織亦將不保。更認為今後中國國力之增進，較之以往必有一日千里之勢，而為日本所不及，及今圖之，猶可望取勝，再過數年，將非匹敵。於是處心積慮，必欲齊一國內心理，於國際環境適當之際，大舉向中國進攻，俾於中國經濟建設尙未完成，國防軍備正在進展之途中，予以致命之打擊，並佔據若干重要地點，取得若干實權，使中國永無翻身之餘地。

(四)

上面是事變突發後日政府所表現的態度和心理，他們民間方面究竟怎樣呢？這亦是很值得注意的，作者於此曾用了很大的注意力去觀察研究，覺得非常有興味。但一言以蔽之，日本人民對於中日緊張的外交與激烈的戰爭，是由漠不關心而厭惡而恐懼。

在市上爭看號外的，每每是中國留學生及僑民，日人則若無其事。我們在教室裏上課的時候，每聞窗外鈴聲大作，便一個個躡手躡足走出去，爭取號外看了又看；日人却不然，送號外的人儘管家家戶戶送上去，然而那一小張老躺在地上，給人們踐踏，或在櫃台上隨風飄蕩，縱然有人接在手裏，亦多看標題而已。再則全文看完，亦大抵一聲不響，臉上毫無表情的默然不語，我們留學生，爲着祖國的安危，看了號外每至悲歎含淚，驚喜交集不能自己。而他們却如此，真是令人可怪。當七月三十日晚間，

飛來「通州城內三百僑民幾全被虐殺」之號外後，我國留學生及僑民都有些震動，以為浪人們難免要對我們示威，甚至尋釁報復。並聞那天晚上，東京警察廳亦曾加派警察至中國大使館前保衛，並將鐵柵放下以防萬一。但事實却不然，是那樣的毫無反響的過去了。我寓所的房主人，當各報號外不斷飛來，戰情甚為緊張之時，總是和顏悅色的來給我安慰，說請安心！不要擔憂，不會有什麼事。又問我家裏怎樣，來了信沒有？我雖然對着她們故現安閒，表示無事，但每每不知不覺於出入之中，因思念祖國而顯露着沉重的顏色。房主人則非常關心，瞧見我這種神情，必立時現出憂慮的同情的態度，似乎覺得恨無方法可以為我解憂。即每逢其他的男女和我們談話時，亦大抵開口便說：『戰爭是可惡的事情啦！』話裏面包含了無限的感慨與憤恨。

我每日清晨上學時，因為要坐二十三分鐘的高架電車，所以總要在車站添買幾份報攜往車上看。早晨電車上的乘客，幾乎每人手裏都握着一份報，靜默的展開着，可是戰事新聞任你斗大一個的標題，不能引起他們的注意，他們大部份是在看東京版的社會新聞和娛樂消息。我常偷偷的觀察左右前後的人們在看些什麼，則他們的視線，不是射着「羽田競馬」便是射在「偽鈔泛濫」一類的題目底下。

學校裏的教授和日本同學，這時候和我們談話，比較多起來了。態度故意裝得更謙和，他們說，戰爭是國家的事情，我們國民仍須保持着親善的友誼，我們對軍部和財閥的作為，雖然敢怒而不敢言，

但憤恨的意態却時常流露於談吐間。他們勸我們不要回國去，說萬一要回國，亦請常常通信作朋友。普通一般的日人的態度大都如此，至於負有特別使命，或供職於政府的人，自然是不同了。東亞學校本來是日本外務省文化事業部專為中國人而開辦的日語專修學校，戰爭未起來，每班上課者各四十餘人，戰爭起後上課人數便一天一天激減，或已趁船歸國，或則中止上課，每班僅剩十餘人，且內中大部份係東北同胞。那時教員們多帶着不安的神色，對學生慰問，勸不要歸國，有一位小教員甚至以哀求的口吻，對全班的同學說：『你們大家要是都回去，東亞學校便要關門了，這個大房子好做什麼呢？出租是沒有人租得起的，除非是把牠用格子裝起來，分成許多小房間去分租吧。然而我們當教員的是沒有法子過活了，今後將不能吃飯，只能長專喝水哩！』言下殊感悲歎，使學生們沒有話回答。

正是緊張中，我所在的某學校，舉行卒業典禮，因同班有中國留學生多人，除特請一位能華語的教授用華語作長篇演詞外，並於餘興中以留聲機開唱「偉大的亞洲民族」一歌，那歌為日本式的漢文作成，唱者則為日本人的中國通，但唱詞頗難懂，幸印有歌詞分發可以窺知其意，那自然是鼓吹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了。那天我們留學生大都沉默不能興奮而日人則極力想鼓起我們的興趣，什麼親善提攜，中日兩大民族同文同種，相需相助，應通力合作以抵禦歐美的經濟文化的侵略，那些套話，使我們聽了真覺厭煩。

時局到七月十九二十等日，緊張達於極點，華北日駐屯軍司令部於十九日發表聲明，並向我二十九軍通告，『在此中國方面反覆不信行爲中，我軍將於二十日正午以後採取自衛上獨自行動。』據說是用以逼迫我二十九軍對於諾約的履行。到二十日午後二時三十分，日軍果對宛平城施行砲擊。我們以爲大戰是從此揭幕了，不料日軍砲擊僅一時許，即歸於沉寂，而且二十一日以後，時局忽有急轉直下之勢，使我們又覺得戰事是快要告一段落了。事後杉山陸相於七月二十七日向貴衆兩院報告當時情形有云：『彼方見駐屯軍此種峻烈之態度，乃於十九日午後十一時，提請關於約諾實行之細目協定加以調印，此細目協定，除責任者之謝罪處罰以外，

(一) 排除阻害中日國交之人物

(二) 澈底彈壓共產黨。

(三) 取締排日各機關各種運動及可視爲此種原因之排日教育。

等三項。此外彼方又通告令第三十七師自北平移駐他地。但翌二十日晨彼軍又復以迫擊砲迭次向我射出，同日午後二時三十分並自蘆溝橋及八寶山附近，以猛烈之槍砲火力加於我軍，我軍爲予彼以膺懲，遂亦還以猛烈之砲擊使之頓歸於沉默。至二十一日以後忽然和緩之原因，據新聞所載，乃我二十九軍已實行由北平及蘆溝橋等地撤退，同時在南京之英美法德義五國駐華使節，以英大使爲中心，連日甚形活躍，已有五國委員會之組織，其任務爲監視中日雙方撤兵。日報言則對列國干

涉甚表憤懣之意。由於此種情形，多數人遂以爲時局解決爲期不遠，因之我留日同學中已購就船票歸國者，有一部份退票中止，由伊東千葉等處避暑海岸趕回東京籌備歸國者，亦有一部份折返海邊避暑。不意和緩二三日不見新聞號外，後至二十四日又漸轉緊張。二十五日夜有郎坊車站之激戰，二十六日晚有北平廣安門之鏖戰，同時日方以最後通牒致我二十九軍，限我軍於二十八日正午以前，撤退蘆溝橋宛平城龍王廟八寶山以及北平等處之駐軍至保定線以南，否則將取所謂自衛上之行動。實際上並未到二十八日正午，從二十七日起，北平近郊各地已遍處激戰，到二十八日拂曉日陸空軍遂大舉出動，而展開華北全面的戰爭。

我們從事後考察日本各方面的動態，更可明瞭蘆溝橋事件之發生，確係日政府根據大規模的侵略計劃而發動的，中間雖曾數度作外交交涉，並表現一緊一鬆的形勢，然而那都是日方整個策略的分段實施，他們並非真想從外交求解決，更無意於軍事之中止，必欲一逞武力而後快。

(六)

自內閣宣佈派兵華北以後，日本全國大舉徵兵，日緊一日，未嘗稍懈。各處町會的揭示牌上，天天有『某某君定某日出征，於某時由某處自宅出發至某某驛上車，務希有志者屆時一律前往歡送。』的印就了格式只填姓名地點時日的佈告，老百姓要一天幾次的手執小國旗會合男婦老少，送本町的「出征軍人」上車，遇兵車過境，附近住民亦須列隊前往歡送，高舉國旗高呼口號。每一個所謂

「出征軍人」的新兵入營時，都是身穿草黃色的縐痕條條的新軍服，由兩個把國旗的軍士裝束的壯丁夾着行進，後面兩個號手吹着淒涼而單調的步號，又後面若干穿軍服的壯丁，再後爲便服的男女老幼。那裏的一隊又一隊，東京市上到處可見，尤以早晚爲多。東京車站及新宿品川等站，因送「出征軍人」者過多，擁擠不堪，常常發生踏傷老小情事，乃因而規定早晚若干時間以內，不賣普通票，禁止普通人出入，只許送「出征軍人」者入站。我們每每注視入伍新兵的臉上，好像滿堆着憂懼的容色，使人不知不覺聯想到死囚綁赴殺場的情景。可憐他們的父母妻子，當送行時不得不強顏歡送，一等走後則生離死別襲上心來，沒有不放聲大哭的。老婦少女呼兒哭夫的悲慘的聲音隱隱約約的傳遍於街頭巷尾。又可憐她們聽了某家的兒子給中國大刀隊砍成數段了，某女的丈夫也死在中國沙場上了，怎不傷心悲哀！何況那被徵的壯丁大都是有業在身，一家老少相依爲命，一旦棄業遠離，一家衣食陷於絕境。日政府對此雖云特設了「出征軍人家屬救濟委員會」，天天在籌劃救濟中，但籌了又籌，仍然籌不出辦法來。據報紙所載，說是因爲特別議會時間短促，政府不能於議會閉會以前，草定特別法律，提請通過，只得在不增加預算範圍內，運用平時法律施行救濟，既不能增加預算，便只能由該救濟委員會，製定幾條空洞的辦法，以敷衍了事，那就是左列四項：

(一) 向鐵道機關交涉對出征軍人由家鄉到軍營之車費予以免除。

(二) 向各學校接洽對出征軍人子弟之入學，盡量設法免除其學費並供給其書籍及用品。

(三)設法介紹出征軍人之家屬就業。

(四)設法接洽對於出征軍人之原職，照常支給其原薪或幾分之幾。

因為這些救濟辦法之無補於實際，社會生活乃日形動搖，尤其有許多工廠或作坊因多數工人甚至負責要員被徵入伍，致不得不停工，既停工又何能對「出征軍人」繼續支薪呢？

有一個東京帝國大學學生，住在我寓所附近，因為見面多所以認識了。一天，他忽然告訴我，他被徵入伍快要出發，他說，今年四月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考進了帝大，因為身體不大好，本想好好的讀幾年書，同時把身體保養保養，可是現在不行了。最後，他悲歎的用手拍着頸項說：「我去當兵有什麼用？還不是把這顆頭顱送給你們中國的大刀隊！」我聽了非常的可憐他，很想幾句話來安慰他，但是畢竟沒有話可說，僅能報之以黯然的同情而已。不過在這裏却認識了他們士兵的怕死畏戰的心理。說到大刀隊，他們不但兵士駭怕，連甚麼人都是一身驚。新聞紙上稱我軍的大刀為「青龍刀」，大概是看作關雲長的青龍偃月刀。各報的長篇的通訊中對青龍刀之威武，極盡其描寫之能事。各處張貼的畫報中，有很多大刀隊的操演照片，和在警戒線上巡行的照片。有一張畫報特別照出一個兵士手握大刀警衛於某司令部門前的雄姿，照片上雪亮的大刀足有五寸長，在紙上活躍着，威脅了每一個日本人的心理。所以「出征軍人」在出發的前夜，總得摸摸自己的頭顱，想像大刀的劈法哩。

一個老華僑告訴我，一二八事變的時候，徵兵出發還沒有現在那樣的緊急，他說現在新兵天天

運往朝鮮及我東北訓練，再換在朝鮮及我東北的訓練較久的老兵去華北打仗，死的人據傳很不少了。他又說原來入伍的是十八歲，而且要檢查身體合格才可。現在是三十四歲以上的人，都已被徵，而且身體不大好的亦要去了。作者按日本兵役法原爲凡年滿二十歲之男子（內地人及樺太人）須受徵兵檢查，合格者即應服常備兵役，最近已減低徵兵年齡爲十八歲即應服常備兵役。常備兵役分現役及豫備役兩種，現役爲陸軍二年海軍三年，必徵集在營，現役期滿後，則服豫備役，陸軍五年零四個月，海軍四年，常備兵役滿期後又規定須服後備役，陸軍十年海軍五年，現役兵之入營期間隨兵種而異，但普通多在一月十日。據此則陸軍常備兵爲十八歲起至二十五歲止，後備兵至三十五歲期滿，即在則豫備兵及後備兵都被驅上戰場了。這位老華僑是在一家日本人開的中國菜飯館作廚師，每月月薪日金二十元，僑日已二十餘年。他娶了日女爲妻，並生了兒女，有十餘年沒有回國，可是現在極端厭惡日本，早已動了歸國之念。他告訴我不久就要歸國，他向我問清楚了匯款歸國的辦法。我問他妻子是不是一同去，他却說很麻煩，妻帶去固然要經過許多手續，還不知道能不能辦得通兒女也必須於出生時以父姓取名向本國領事館登記有案才能算是中國國籍，准予帶去，否則仍認爲是日本國籍。他停了一會又縐着雙眉表示憂憤的說：『算了，帶不去，便打算一個人走，在這裏沒有意思，瞧見他們天天出兵去打我們的國家，心裏很難過，還是回去的好。』

日本人民雖然極度厭惡戰爭，但軍部支配下的政府却極力鼓動，不由你不聽命。日本全國報紙

雜誌及各種出版物，在政府的完全統制下，已作了鼓動戰爭的大主力。無論書店裏報攤上擺在最前面最惹人注目的，一翻開便是滿幅滿篇鼓吹對華作戰的文章。其中大部份爲中國的軍事的準備，抗日的進行，用以激起國民的敵愾心。他們對於中國的各種情況的調查統計，似乎比中國本國人更詳細，專門研究中國各方面情況的雜誌，也有好幾十種，如中國陸軍的人數編制與駐防地點，以及怎樣的機械化，怎樣的精練化，怎樣的真正統一化，都足以使中國人見而心喜，爲日本人心驚，尤其對於中國空軍的統計，初說是優良軍用機有九百架，後來又說是一千二百架，再後來越算越多，似乎不便明言其總數。又說中國的巨型轟炸機，大部份爲德義等國最新式的製造品，其裝載量與爆發力日本亦難及。自然他們一方面敘述中國的進步和優點，以激勵其國民，另一方面又恐怕過於爲中國鼓吹而怯弱了自己的戰鬥精神，於是同時指摘中國許多弱點，以告訴國民，叫國民不要害怕。

於言論鼓吹外，同時實行國民總動員，近衛內閣曾召集地方長官會議，及各工商界首領，議會各政黨代表，以及教育界新聞界等舉行談話會，分別懇請協助政府舉行國民總動員，又特別邀請關西財閥代表羣集東京，商討戰時財政。舉如金融之穩定，工廠之統制，物價之調節，以及青年飛行員與車輛駕駛員之急切養成，救國航空捐之分頭募集，各各進行，不遺餘力。令各大學學生手持紙喇叭在熱鬧場所大聲宣傳，令各女學各小學學生背捐款袋，分頭募捐。其中尤以「千人針」運動瀰漫全國，觀音像畫家亦盛極一時。據云「千人針」和「觀音像」都有避槍砲彈的效力，大約和我國清末義和

團的八卦符差不多。「千人針」是用一條長約三尺寬約五寸的白布，先在上面畫上一千個紅圈，然後請一千個婦女每人用紅線針在紅圈上縫一針打一個結，這樣送給「出征軍人」圍在腰間，然後走向前線。東京市上老少婦女每日作千人針運動者達數十萬人。其初盛行於熱鬧處所，如新宿車站、東京車站、銀座地下鐵道乘降車口等處，時常有千百少女手持白布，攔住過路女子，請她在白布上打結，後來漸漸蔓延到偏僻地方，連市外荒村亦都盛行了。觀音像是給「出征軍人」佩在胸前，許許多多所謂愛國的畫家，犧牲他們寶貴的光陰精神，來畫觀音像作為贈品。有一天新聞紙上登載了一條極令人注目的新聞，說東京名畫家某君發誓自即日起放棄一切，專畫觀音像，必畫滿一千個以分贈於信仰的軍人。這種「千人針」「觀音像」「靈驗不靈驗」固然不值得我們去追問，然而這樣的怕死心裏的表現，在我們中國軍人看來，必任何人都引以為恥，他們却恬不為怪，殊為可笑！雖然在東京某大報的小評中，曾有人建議應制止這種摧弱軍人犧牲精神的迷信舉動，並以節省婦女的無益的光消耗，但絲毫沒有發生影響，千人針運動仍舊是有增無減，一直到八月初作者歸國，船經神戶長崎等地時，還是風起雲湧的在市街流行着。

(八)

在這裏，我們還可以看出所謂國民總動員，實際上不過是公務人員民衆團體領袖及青年學生的奉行命令而已，不單是一般人並不認真，就是參加運動本身的人員，亦是毫無熱誠的表現。我們觀

察許多的事實都可以證明。東京和大阪的朝日新聞，宣佈代收航空救國捐後，到開始收受的一天，首先應募的是全國青年飛行社的社員；社員共五千人，每人所捐是一分，合計不過五十元。然而這無疑的還是奉命的舉動，捐款的成績亦就可想而知了。檢閱日本全國代收捐款機關的公告，總數雖然比中國各捐款機關所收之和或較長，然而那是因為他們的資本家多，尤其在中國發了大財，在中國擁有巨大投資的資本家。自身的資產，動不動就是幾萬萬元，因為有切身利害關係，他們每家捐十萬五十萬不算一回事。至於一般小民生活，甚至比我國平民更苦，他們每人平均所捐的數目不及中國遠甚。即就男女學生在街路上捐款而說，過路人十個中有十個掉頭不顧，我留心過新宿車站捐款羣中，在半小時經過的約數千的人中，未曾捐過一文。

因備戰而引起的金融的恐慌，物價的暴漲，投機者的活躍，固然使人民生活日趨不安，而最使人民喪胆者乃為徵兵的恐怖。青年男子之為逃避徵兵而隻身隱藏，甚至率領全家遠颺者所在皆有。在備戰緊張中，全國預備兵及後備兵每早必集合點呼，舉行操演，但最初舉行之三天中僅東京一市即有三千餘人點呼不到。據新聞所載，政府對此甚為焦慮，當予澈底查究，而其原因不外：（一）行方不明，（二）住所遷移後並未依照規定辦法呈報。政府除極力設法防止未來外，此三千餘人，正由法院依法檢舉中。

七月二十八日以後，事態是進一步的擴大了，由零星的衝突演成全面的作戰，平津相繼失陷以後，日軍人的野心氣燄，更爲增長，認爲第二僞滿又可一手造成。所以侵佔平津後一面分由津浦平漢兩線南窺，一面猛攻南口，進擾察綏。同時一度在青島漢口增遣兵艦，派陸戰隊登陸，使形勢頓然緊張。後知兩處皆難以得逞，乃集中海陸軍於淞滬，藉口虹橋事件，發動大規模的淞滬戰爭，欲以摧毀我經濟命脈之上海，並進擾我長江流域，威脅我首都。我陸空軍既已出動保衛國土，全面抗戰之局業經展開，以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團結一致之犧牲奮鬥精神，有偉大的領袖在上面領導，一定能夠予打擊者以打擊，而取得最後之勝利。

此種東亞民族的大廝殺，在我固迫不獲已，爲求生存而不得不發動全民族的力量與侵略者作殊死戰，獨具有七千萬人口之太和民族竟爲少數野心軍閥所驅使，於不必要之中捐軀疆場，實爲可憫。彼邦固不乏有識之士，人民亦非盡好戰之民，對此究作何感想？茲將日本評論八月號臨時增刊「抗日中華之解剖」之卷頭語摘譯數段，用以見日本智識界對於戰爭之悲愴呼號，並以作此文之結束。

『我們無論如何要支持政府的不擴大方針。這東方的兩大國民，合計起來達五萬萬人口的東方的兩大友邦，不能把他投入戰爭的漩渦。在無論如何的場合，戰爭都該是最後的關頭，我們必須努力避免戰爭以至於最後的關頭。這是我們對於國民的嚴肅的義務，亦是我們對於人類的高貴的義』

務。」

「徒然鼓吹戰爭熱，不負責任的驅使人類作最後的犧牲，使我們的兄弟抱着不安，輕輕的把東亞的天地使之血刃，那是萬萬不可的。縱然戰爭不可避免，我們亦只能在最後的嚴肅的意味裏語戰。我們只許如我們的明治先輩那樣的不能不以悲壯的決意以赴日俄戰爭的同樣的緊急的必然的止而不能止的自己防衛的光明正大可誓神明的嚴肅的意味裏以語戰爭。」

「這是中日的抗爭年，我們回顧最近中日國民的關係，實在可恥可悲。兩國理應相親而却相爭。若是孫中山先生今日猶在中國，同時日本方面亦有如孫先生那樣的大政治家，那麼這東方接壤的兩大國民，定會以相助代相爭，以相導代相罵。「君子成人之美，」各隱其所短，各揚其所長，追縱古來偉大的文化遺物而前進……」

「國家不僅僅是營利的公司，亦不是武裝的掠奪者，國家的目的是必須使道德維持並發揚。我們對於現實的國家的認識，固然不能非難馬克思，而於國家的目的上與黑格爾的倫理說是一致的。中國的國民是自古以王道的大理想立教的國民，日本的國民則是以此在歷史的各頁中求了實踐的國民。不追求高遠的理想，國家，是不能使我們有內在的鼓舞，不能有內在的鼓舞的國家，便是沒有生命的而是死的國家。」二六八，一四，寫於由日抵滬砲聲隆隆中。

日本歸來

莫石

自上月七日敵軍砲擊蘆溝橋起，到本月七日我上胡佛號輪止，整整地經過一個月。這之間，在敵國的首都，于彼邦人士，我聽到野心家的狂嘯，愚昧者的歡號，見過被麻醉者的愚誠，無邪赤子的被扮演，但也聽到他們悽愴的哭聲，見過沉痛的愁顏。於寄居那兒我們的同胞中，我見過有的是忍痛犧牲數十年苦心經營的事業，歸赴國難的僑商，功虧一簣廢學而返的學子，由於國交的日益惡化，我人所受敵國加諸的侮辱，虐待，威脅是更不勝述。筆者個人爲了蒙他們憲警的賜顧，幾乎亦不能平安的回到祖國來，現船已出日本領海，在輪機震動中，伏枕草此文，環境和時間，都不許從容構思，系統地紀述軍興前後他們政治經濟情形。只就一己觀感所及，湊就雜寫，一以舒個人的憤懣，於讀者諸公，或亦能爲認識敵國戰時社會一角之助罷！

街頭小景

蘆溝橋事發不到五日，他們就經過了閣議出兵，於是在「舉國一致」對華的口號下，真是無論老少，男女全國動員了，而出現最早，表現最力，影響日本國民最深的民間運動，我以爲是「千人針」。七月十日以後，凡東京的車站出入口，公共汽車電車的停留場，馬路的人行道上，娛樂場所，無不出現了主婦，女學生，國防婦人會會員，手持長方形布一條，針數枚，紅綫一束，阻住行人（大都女性）請在

布上縫一結。由「千人針」這個名字去推測，大概一塊布上要經過一千人縫過就算完成了吧！完成後即送陸軍省或海軍省，交前方侵略的將士，表示後方請他們爲「皇國」去死，手頭有舊大公報一張，記不久前傳在滬失蹤的日水兵宮崎貞夫被發現經過，其中一段云：

又細查所纏之布，亦甚可疑，布爲白色稀土布，長約二英尺，寬約一英尺，布之上面，滿布紅色圓印，長約二英寸，用短紅線二根，由布之下面於每個紅色圓印之中心穿過布之上面，繫一緊結，餘留有長約一英寸之紅綫，布面排列殆滿，布之右下角，寫有「川上」兩字，布之正中，另有寬約半寸之白布一條，長約五英寸，上面寫有「宮崎貞夫君」五字。

這塊可疑的布，就是「千人針」，這位宮崎沒死成，一如前幾年那位副領事的使「皇國」大謀不遂，真有負那班厚望者了。目前東京婦人已有「千人針劫」的話，因爲例如上街買小菜，平常十五分鐘可回來的，現在最少一小時，因爲跑不出十步，就有縫一針千人針的可能。

隨着時局的日加嚴重，東京新街景的花樣也日多。學生、僧侶及其他各色人的募捐，青年團的示威遊行，各商店亦貼着「本日營業所得，全作國防獻金」的告白，街上的行人爲無線電的播音聚集成人堆，七月三十號以後，全東京又加上了「祝出征」的新景。到現在止，每日自早到晚，各車站都可看到送軍人出發時各人手執小太陽旗而形成的旗海。那位歷明治大正昭和三朝的文章報國的蘇峯生先生，以爲這次是「日清戰爭時未有的熱烈，日俄戰爭時未有的悲壯。」

他們的生命線

七月三十夜，在青山會館開第二次「支那膺懲大會」主辦是大日本青年黨等團體，下午六時以後，青山會館的禮堂已擁滿各色的來聽人，我混進去得很早，坐在前幾排。我想當時自己的顏色是嚴肅而緊張的，然而鄰座的聽衆，不會想到身旁就是一個要被「膺懲」的「支那人」吧！一位有林銑十郎式鬍子的主席致了開會詞後，就是橋本欣五郎大佐的演講了，這位所謂最右翼的領袖開始就用激越的腔調述說了一通日本本國的國情，再說中國「侮日」的事蹟，再次是更興奮地報告「皇軍」的勝利，雖然他已簡略言及通洲有一部「皇軍」受了「鬼畜」的暗算，但他以爲這只是此次「根絕支那排日侮日的神聖戰爭」中的一很小犧牲，他並不忽視中國的抵抗力。在結束他的演講時，他宣言日本是十二分希望和平的，並且他也相信中國的聰明的當政者，必與日本和，不過臨末幾句是如此的：「若支那再不反省，敢然破壞和平，攻擊平津，則我們爲了自衛，爲了保持東亞與世界的永久和平，我們要斷乎膺懲，保衛平津。」——我們的生命線。」橋本大佐是很能說話的，一句話卽一個口號，聽衆常被激動得情不自禁的亂叫，始終沉默的我在聽到他「我們要斷乎膺懲，保衛平津，我們的生命線」的話時，有幾秒鐘的時間腳在動，想衝向台上去，但終算自制住了，不過以後也聽不清楚誰又在說什麼了。直到最後全體三呼萬歲時，我也站起來了，出會場走在最後，一是因坐在前排，二是覺通身火熱，脚步不甚穩定。回來因流汗太多，去浴場入浴，剛洗好一半。馬路上號外鈴聲大作，全體浴

客赤身到更衣所看號外，這是陸軍省發表通州保安隊反正的經過，我得知有近兩百名浪人被義軍殺死，全體浴客有罵的，有擲肥皂盒的，我一身成爲他們目光的集中點，這些浴者多是近鄰，雖平日無甚好感，也無甚惡感，所以我還安心。但再入浴室時，幾十個日人分別占住冷水管，不讓我使用，我知道要求是沒用的。只好從容的將衣披在半髒的身上走回來，一夜不能入睡，耳中儘響着橋本君的話，他們要保衛他們的生命線——平津。

慘痛的呼聲

七月三十日起，日本全國又徵預備兵，在東京市上，平均一町有兩個人要入營，在平時，入營還並不是什麼可怕的事，但這次的「應召」者頭上被加上一頂榮冠曰「出征的勇士」與歡送形式的熱烈成正比，入營者的心頭倍感愴傷了。一日的早晨，我住的街上，各戶都插上了「日章旗」，各家的戶主，都穿上禮服在走着，對面紙烟店老太太告知我本街有四名即日「出征的勇士」，現在這四家正在接受親友的祝賀，四勇之一是雜貨商杉山君，人很和氣的，他做我們宿舍的生意不少，三年來無日不見，有時我會送點饅頭等食品給他，他有時也會幫我去做些零碎事情，就是蘆溝橋事起後，他還因自己家不通風，入夜常到我們院子裏來納涼，也說說時事。現在他成了「勇士」，然杉山仍是杉山，我深知其人。這一天，他爲幾十個人圍着祝賀，身上被插上了花，他與大家去附近的神社中拜謁過後，又被青年團與親友擁上載重汽車，別人在四週護衛着，高喊各種口號。他們的這些進行，我始終是

一個旁觀者。夜裏，我一個人從友人住處歸來，將近宿舍門首，後面有輕而急的足音，一下子覺有人拉住我，未及反首看是誰，就聽到杉山的口音：「糟了。」我分不出他是感嘆或是什麼，然而我知道他簡單的語是說什麼。我很久才說一聲：「到我房裏玩一玩吧！」回答是：「明早九時要入營。」我們彼此默默的過了兩三分鐘，杉山不斷的擺頭，口說「糟了！糟了！」向他的店裏歸去。我一個人又立了一兩分鐘，我想起我與石川君的那段友情。（一位比杉山更可愛而命運更慘的人，我曾有一文紀念他。）次日早，我看見杉山與其他三人一同出發，街之兩旁站滿了鄰人（婦孺多數）大家眼圈都是紅的，雖然沒落下淚來，不過當叫萬歲時，大家都叫不出雄壯的調子，却變成一種慘痛的呼聲。

一個愛國者

八月一日起在東京開的世界教育會議的消息，完全被戰爭新聞掩去了，然而日本當局的佈置與宣傳工作還是作得相當好的，在日本橋（街名）的白木屋百貨店中有一個「現代日本文化工藝展覽會」是為世界教育會議代表參觀而設的，為想明瞭日本人宣傳方法起見，我趕到白木屋去觀光，這兒我不想述參觀所得，却願述及一個日本的小愛國者製造的歷程。

當我在白木屋門前下車的時候，看見店前站着幾十個穿黑色葛布道袍的僧侶，人手一旗，寫的是什麼「日蓮真宗教會」等，各人胸前懸一紙盒，那上面寫着「在滿在支皇軍慰勞金募集」日本橋是東京很繁盛的處所，過客不少中上流人。當一位太太牽着一個年約四歲白胖而活潑的孩子

經過這羣募捐的僧侶之前時，一位「讀賣新聞」的記者很禮貌的向那位太太鞠躬，申說他想給她少爺拍個在捐錢的照。那太太允許了，但當那可愛的四歲孩子演出時，却相當可笑的。當記者先生從身邊拿出十錢（一角）並教他如何表演出，這位小寶寶呆了，他拿着錢木立着，經他母親的指導，他知道要面向記者的鏡頭，於是對向立着，然而與僧人却不相對了，他母親又命令說：「把錢遞給他呀！」可愛的孩子把這十錢趕去交給記者，這一來，記者僧人孩子的母親都急了，三人一齊解說，孩子却更不知如何是好，這時候我不若其他旁觀者的能笑出聲來，我只爲這可愛的孩子感到難過，結果記者糾正站的方向，母親把他的手放在收錢的盒子邊，僧人捉住他的小腦袋，三人一齊說：「就是這樣，不要動。」在孩子的母親很快的走開，僧人的手放下，新聞記者也以靈巧的手法完成其傑作，第二天「讀賣新聞」上看見了這張小愛國者捐款的照片，加上一大篇記事，我感到很遺恨，若當時帶了照相機，把三人連合導演時的景象收入鏡頭，附在這兒，諸位或許也會爲那孩子感到難過吧！

歸來

在東京的同學紛紛歸國，僑商也結束營業回來，本來在那種環境裏血熱一點的國人，是多住一分鐘，就多感一分鐘痛苦，於是我亦決於七月三日由橫濱起程到上海，一號曾寫就一明信片寄郭沫若先生，說定於二日早九時去看他，一是向他告別，二是聽取這位身處敵國十年，日夕受監視的老戰士關於救護祖國的意旨，但二日午前七時半我就受警視廳特高刑事的訪問了，事態是相當嚴重的，因

爲刑事先生明白告訴我沫若先生正是他們全國動員在搜查的人，下午又加上憲兵對我的訊問，但寫給郭先生的信已證實我不知郭先生的行動，入夜已於號外中看到他返抵上海的消息，憲警們似乎也鬆了一口氣，因爲已證明他不在日本內地，做一種他們懷疑他會去作的或種工作，在我被允許可回國時，我要求刑事我要去市川一見郭夫人（我更想一見那個時刻不離父側的叫做鴻的小弟）結果是不許，現在已出了敵人的領海，明天我將踏上我自己的土地，此刻我能想到全國同胞都在緊張的作着神聖的工作，明大我也就「入營」了，朋友們！請原諒我，不曾更早一點歸來。

（宇宙風等聯合旬刊）

日本在毀滅的路上

管豹

日本窮兵黷武橫施侵略，聲言「要使中國屈膝。」但其結果，必將反使她本國陷於破產，而激起政變，是可以預料得到的。姑就事實分析，申述如下：

從研究日本政治經濟的機關方面：我們知道日本的國債的累年的增加。一九三四——三五這一年度，已經有日金九十萬萬元餘，日本國民每人的平均負擔要九十二元三角；而此後二年，更是大的增加。到今年，她們國債的總數，已增至日金百萬萬圓之鉅。前日本藏相高橋氏是一位在財政界經驗豐富的領袖人物，曾經有一度反對增發公債，以爲太加重了人民的負擔，並且坦白地說明：「這

已是日本可舉債的最高限度了！但是，這位年老而富於經驗的藏相，在二二六軍部發動的政變中首先遭難了。

日本軍部差不多已經在這五年來增加發行了近一倍的內債，從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五年止，六年中淨增的國債的數字，爲日金三・一三〇・九九五・〇〇〇元，其中用於海軍陸軍的，有日金二・四〇七・八六二・〇〇〇元；而用於政府其他各部門的，只有日金七二三・一三三・〇〇〇元。所以，從這許多數字上看來，日本再也不能否認她的國家是已經操縱在軍閥勢力之下了。據一般人的觀察，都得到了了一個共同的結論說：日本現在的進展，是正向着破產的路上走去。

除了她金融情形的危險之外，她對華的貿易，也要因爲軍閥的蠻橫侵略，完全喪失了。

根據最近日本工商部所發表的統計數字看：自從蘆溝橋事變發生以來，日本對華的貿易數字有劇烈的銳減。在八月份，日本出口到吾國來的貿易數字，比較上年的同月，跌落尤鉅（計跌落日金四百九十七萬元餘。）

日本在華的投資總數，約計爲日金二十萬萬元。但是，現在她們的這筆投資數目，完全變成呆滯了。在去年，日本出口貨值的總計爲日金十二萬萬元，其中連輸到中國來的，達日金三萬五千元之多。所以，日本對華貿易的數目，是佔她國外貿易全數的三分之一還強；而在日本對華侵略之後，這寬大的市場就完全失去了。

九月八日的東京朝日新聞載：據日本官方的報告，在七八兩月，約有日金三千六百萬元價值的貨物，原來預備運輸來華的，現在卻擱在她們國內的倉庫之中了。在這許多貨值之中，據調查：有日金二千八百萬元的紡織品，二百萬元的食用物品，二百萬元的機器和車輛，一百萬元的化學工業品，和三百萬元的其他貨物。所以，當日日本軍閥們正在宣傳勝利消息說是攻得了中國的某某城的新聞的時候，一輩目光遠大和真正愛國的日本國民，却只覺得日本前途的殷憂。因為日本軍閥們所標榜的戰事和奪取滿洲的舉動，無異是日本的自殺。

就以中日間的不宣而戰的戰爭來講：日本在上海每日的軍事耗費，照最節省的估計而言，約計已達日金一百萬元，而此數目，尚沒有包括她們華北的戰事費用在內。所以，日本在非常時戰事的預算經費為日金二百二十二萬四千元，至多只能維持九、十、十一月、三月份。日本國庫的準備金估計約為日金五萬萬元；照現在遞減準備的成份率計算，不到一年半，就勢將告罄。況且，現在她們國內的物價已經提高了百分之三十；長此以往，日本國民對於她國家的前途，怎不發生悲觀呢？

日本發動這一個侵略戰，對於日本廣大的民衆，真是絕對的不利。一位美國著作家葛利恩氏在她所著的「日本是怎樣的危險」的一篇文字中已經明白地告訴我們：「十有九個日本國民是渴望着和平，國際的友善和制止軍事的擴張的。……雖然大家都知道日本的橫暴，可是實際上她的國民却是很富於友誼性的。」此外，他又在他的文章中舉出了一個例子；他曾經問過一個剛受了訓練

而畢業出來的日本國民以一個問題——「你喜歡打仗嗎？」但是，這個日本國民回答說：「我們的心，並不在此！」

還有九月九日南京中央日報上發表過一段文字，寫作的人是剛從日本回來的，告訴我們說：「日本的居民是十分恐懼着警察的光臨，那些警察常用着強迫的命令去強制他們加入軍隊到中國來作戰，使很多的國民受到了異常的痛苦，他們現在已經在盡力的設法使他們自己變成患病變成殘疾來避免這個軍役了。」他更明白地告訴我們：「日本的羣衆正很明瞭中國人民並不是他們的仇敵，並且日本國民自己也並不要和中國作戰；實際，日本人所輕視的只是不同情於日本國民的中國人，對於中國的民族的英雄們，他們仍舊表示景仰的。」

日本著名的大報朝日新聞在九月十六日記載着「東京的警察當局搜查到大批反戰宣傳的傳單，這種傳單是由左派和右派的國民份子，在討論中日戰爭問題時所發行的，其中有幾句標語是：「對吾們的世界民衆表示友好！」「吾們衛護和平的兵士們，快快起來！」等等。」據說還有許多各種的標語，散佈在東京各處，這顯然地，日本國民已經強烈地發生着反戰的情感了。

在這種反戰的情感之下，近來又傳說有人希圖暗殺日本高級軍事領袖，而東京的新的政變的醞釀（新聞受制裁中）和下級軍官崛起表示「對華作戰之枉費兵力毫無代價」等等事實，亦都繼之而起，綜合看來，對於一般觀察家的結論就更增添了不少強有力的事實證明。預料繼「二二六」

而來的日本第二次政變，在不久的將來就要爆發了。（節譯自十月九日密勒氏評論週報孟長泳君原作）

（辛報）

廿世紀的邦貝城

陳琳

建築在鎔流上面的「邦貝古城」當「維蘇威火山」未爆發的前夕，牠依然是在做着羅馬帝國的狂大的夢的，何嘗知道地下火燄的可怕！據地質學家的考驗，知道那時的宮殿是非常壯美的，兵器也是十分犀利，且有種種的俘虜物；由此斷定牠是個驕奢強暴的民族；但却消受不了一陣翻身的溶流，所有的狂夢野心都給燒個精光了。

日本，這個建築在矛盾，畸形，憤恨和爭鬥的火燄上底國家，牠將來的命運，誰敢保會比邦貝古城好些呢。以一個缺乏天惠，一切原料都需仰藉外來的小邦；且無論在政治，財政，思想道德各方面皆充滿着危機，像座臨近火爐的炸藥庫，在在都有燃燒之虞，可是那些暴虐的統治軍人，却不知悔禍，倒變本加厲，瘋狂地推進侵略政策，這不是和一羣貪婪的野獸一樣無知嗎？一個爛肺腐心只有兩臂發達的人，你會說他距死亡還遠嗎？

前年被稱「穩健財政」的「高橋」尙未吃軍部底定心丸的時候，他掛着非增稅與公債漸減招牌，滿想要緩和國內財政的危機；但因龐大的軍費支出，終無成效，依然弄得民窮財盡，勤勞大眾叫

苦連天。給債稅迫得無路的窮人，只有自殺了事。報紙上每天都可瞧到，且有一家七口，同歸於盡的。

今年『結城』接任藏相，爲着受不起軍部的壓迫，只得接受二十八萬萬圓的預算。照日本銀行的調查，去年歲出總額爲二十三萬萬一千萬圓，但農民直接負擔的賦稅額，每家已達一百二十元強，佔農民所得的爲百分之四十了。而今年又再增加這三萬九千萬元的剝削。他們對於這些窮兵黷武，迫害他們的少數軍閥的憎惡，不難一想而明了。同時這些勤勞大衆除了自殺、逃亡，加入暴力團，或勇敢地立在褐色的恐怖惡浪中與壓抑者作拚命鬥，還有第二條的去路嗎？據朝日新聞調查今年正月一月間，爭議的事件已達一百八十三件，雖然結果通給武裝的力量鎮下了；但他們對於軍閥和『法西斯資本家』勾結下所佈的黑幕是看得極清楚的，他們唯一的希望是求我國在滿洲或華北能重重地予日本軍閥一下打擊，使日本軍閥對國民欺騙政策失了作用，他們的鬥爭也就容易得到勝利。

『不要打海那邊的弟兄！咱們的命運是和他們繫在一起的！』這是筆者去年在東京吉祥寺演說會場中親聽到社大黨代議士所吼出的口號。當時的掌聲猛地霹靂似的響動起來，幾乎把偌大的會堂炸開了；有的跳了起來，捏着拳頭吶喊着，他們的眼球都在射着強烈的正義火燄。筆者也跟着叫喊起來，噙着兩汪激動的眼淚，握着同學太田君的手道：『咱！咱！們是忠實的朋友呀！』

然而日本軍閥也是極聰明的；他們知道地下的忿火快要爆發了，他們的寶殿有即刻燒場之險；於是他就拚命推進，『一致向外。』這是法西斯軍人唯一的慣技，來轉移國民的視線，想把鬱積在地

下的憤火搬到另一地方去。

於是其御用的政黨代議士及學者都跟着喊道：「舉國一致喲！」「強化國防喲！」「鞏固咱們的生命線（指滿洲）及現地（華北地）咱們國內一切問題就都解決了喲！」一些投機的大學教授也就跟着道：「要解決咱們的農村問題，是需要到「支那」的農村去解決的。」

於是「鮎川」、「中島」、「森」、「津田」這些軍需工業資本家也都樂得心花怒發，張着貪婪的笑口道：「不錯呀！那兒纔是咱們商品的銷售場呢！」

在軍閥政黨資本家及其御用學者製造煽動下面，於是大批的軍隊，運着無數的飛機大砲坦克車來愛好和平的中國找主顧了。於是滿洲華北兩個事變發生了，接着華中華南也將在他傳統的大陸政策下面陷入屠殺的恐怖圈內了。

這是日本軍閥貪婪性的暴露，也是日本軍國資本主義由澎漲趨到崩壞的必經過程。

然而日本國民大眾所受到的是什麼呢？只有死亡和更深的窮餓而已。他們的財產被壓榨去做戰爭的費用，他們的身軀被驅迫去做殺人的肉子彈。

他們對嗜殺者是感到十二萬分的憎惡厭恨，對戰爭是感到極度的恐怖，仇毒，雖然在日本法西斯軍人們的皇刀驅迫下面，他們是沒有一點自由，不得不含着眼淚來中國送死。

朋友！我知你此刻是為殺敵的情緒激盪着的，但請你聽一聽下面兩樁悲慘的故事吧！那是我親

自瞧到的，同時我還要說這悲慘的故事不過是他們國度裏面千萬樁中的兩樁。

我在東京寄宿的房東是個慈善的中年人，雖然沒有積蓄，但仗他的兒子在一家電氣廠辦事的收入，生活也頗過得去。而且賢明的妻每天晚餐都會給他安排幾杯琉球燒酒，給他喝得醉醺醺的。只是身上有一種難言的暗病，就是每當天氣反常的時候，他的殘廢的左臂就要疼痛，痛得幸豬似的在疊席上亂混，敷什麼藥都沒有效果。我有幾次給他鬧得通夜沒睡。尋問他的病因，起初還隱蔽不肯說，後來混熟了，他纔吞吞吐吐地告訴我下面這段話。就是六年前滿洲事變的那個秋天，他還在福岡縣開一家小魚行，他的兒子中村毅剛十四歲，還未修完中學課程，一家安安穩穩在過着清貧的生活。但忽然滿洲事件發生了，徵兵和募集愛國金的狂浪到處洶湧着，無線電天天在叫，在鄉軍人的宣傳隊也挨戶勸告，鬧得什麼生意都沒心做，他被迫募了許多生意的血本還可忍苦挨受，但幾天後却有一聲霹靂當頭轟下，那就是徵到黑龍江去打仗的軍文中都有他的名字。通告書是十分緊急，限三天內就要到在鄉軍人會館集齊出發。他在吃了戚友富盛的送別酒之後，想到他父親在日俄戰爭時給打死的慘狀，想到好好的一家口兒從此就要骨肉離散，他的肝腸好像給把小刀切着似的疼痛。他和他的老婆抱倒哭了一個整夜，枕頭上漬滿着那麼一斑一斑的血淚痕。第二天天光的時候，他忽然心里一亮，顛巍巍的爬起身來，從衣箱里頭摸出那把頹下的手槍，咬緊牙根朝定左臂放了一鎗，自己就昏過去了。事後雖然受到許多難堪的譴責；但现在不是已經眼瞧見兒子成長了嗎？陰天時疼痛，平時不

是就夠快樂嗎？你瞧當時出去打仗的有幾個平安回來呢？他說後還摸着那隻殘廢的手苦笑。

我迷亂的彷彿在讀那首折臂翁的古詩。這兩樁故事實在太過相像了。只是我們沒有人敢說天寶年間的人民是不會憎惡戰爭的而已。

朋友，你會給這殘臂的中年人感動嗎？且緩，讓我且告訴一樁更可怕的故事吧。

在東京中央大學旁近有一位山本太太，是賣甜湯糰過活兒的，她的甜湯做得還算不錯，又甜又嫩。只是有一種嚇人的瘋病。無事時倒還是個明白人，但是遇着和她兒子面貌相似的學生，她就會在圍裙上拭淨了雙手，走來和你絮絮攀談，訴說她的兒子山本太郎怎樣聰明，怎樣肯苦幹，將來準是了不起的人物。等至談到他如何到滿洲去當兵，又如何被調到上海去打仗打死的時候，她不說他打死的原因，可禁不住就號哭起來。號哭不夠，繼之狂跳。又要指天劃地大罵。有時連架上的盤碗也會打壞得一塌糊塗，真令客人不知如何是好。我就有好幾次給她窘住的。去年七月間，不知那位學生惹她傷心。她的瘋病又發作起來，哭跳了一個整天，到晚上偷偷地臥在神田驛給火車切做兩段了。

我聽到她自殘的消息後，好像誤吞了一塊鉛片似的沉悶。經過一位朝鮮朋友告訴我，纔明白她的兒子戰死的原因。

原來山本太郎從高等學校畢業的那年，剛是充溢青春熱力的二十二歲。他抱着滿懷的壯志想要為皇國盡點力量，可是東碰西撞，終找不到一個出賣智力的機會。結果只好回到鄉下幫忙姨丈管

理牛乳廠的賬目。過了一年，恰遇日本軍閥掠奪東四省的計劃實現了。當然又要買辦一批肉子彈去銷售。正在呆守家園的山本太郎，以為這就是男兒嶄露額角的時候，欣然拜別姨丈趕來東京投效了。及被軍用火車載到長春時，他才知上了軍閥宣傳者的大當，原來太陽旗雖然很威風地高掛在幾個交通便利的市鎮上，但鄉下的世界，却仍然比上劍山還要危險呢！到那兒的時候你如果一大意，包管立刻就有吃大刀麵條的份兒。山本太郎下鄉去打過兩次，結果都被村民義軍打敗了。第三次被派到皇姑嶺去圍剿，仗着犀利的砲火，雖然節節推進，但到那天夜里，忽然給叛變的朝鮮軍堵住歸路，前後夾攻，一師團人都被殲滅，他冒死從峽壁上滾下，幸而只傷一足，爬了二天三夜纔到長春來銷差。在長春將息了三個多月，吃了算不清的苦頭，也就逐漸瞧清日本軍閥獠惡的面孔了。爲着要達到他們升官發財的野心，不惜把整批無罪過的國民運來送死。自己是個有血有肉且胸腔充滿着正義感的青年，他應該覺悟起來，決不把生命去填在惡魔們的慾溝里。他偷偷地去刺探親近那些同志的意思。意外的他們都有同樣的感覺；因此他們就結成一個粘固的組織，想等時機到來，從實踐上去揭穿野心者的假面具。不久一、二、八的滬戰發生了，整萬的皇軍都成爲冤死之鬼，連唯一大和驍將白川司令也束手無策。因爲怕給國民看出破綻，不敢到國內調兵來補充。只好兜個圈兒用兵艦到滿洲去抽一批來。山本那一連恰好就在里面。他們都欣然就道，以爲他們實踐誓約的時期到了，他們要給軍閥們一個巨大的打擊，用胸里的熱血書寫出這些野心者的罪惡，喚醒國內被欺瞞的國民大眾。詎料這秘

密給偵刺出了，戰艦到吳淞口的時候，不直接駛進黃浦江，倒轉過身向北駛去，就在那個黑夜里，一連人都被解除武裝，用皇刀刺死，然後縛着大石推下海底去。但第二天東京日報，却用大號字刊着：『皇軍又光榮的戰死了一百五十名。』

山本老太太聽到兒子慘死的實情是在半年後太郎的朋友杉下告訴她的。她覺眼前一陣黑，立刻昏厥倒將下去，醒轉後她就患着這個瘋顛的病兒了。

朋友，從上面兩樁事情瞧來，不是就可以明白敵人隊伍是由什麼成份組成的嗎？只要予他們一下重擊，那建在沙灘上的樓閣馬上準就崩塌下來呢。

戰喲！英雄的兄弟！敵人的威風是假裝的！用我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力量，把這些惡獸驅出咱們的國境外！敢說定他們立刻就會給維蘇威火山似的忿火毀滅的！（國聞週報）

戰時日本經濟狀況一瞥

純青

（一）空前的入超

「八一三」上海戰事爆發後的第四日，日本近衛內閣即宣佈管理匯兌與貿易，即厲行其財經三大政策之一，努力於平衡國際的收支。但因軍需需要的陡增，和平商品輸出的停頓，依日銀總裁結城的報告『截至十月底，入超已六億八千萬圓。』

好像這數目去上半年入超之六億二千萬，祇增區區六千萬圓，不足以形容戰時的嚴重，其實不然。自來入超不逾一億的日本國際貿易，在下半年本爲出超的季節。其下半年前年出超一億九千七百萬，去年出超一億零一百萬，獨今年繼續入超。

十一月的第一旬，輸出入均告減縮。惟入超仍一千三百九十九萬七千圓。這種趨勢，賀屋藏相加以坦率的承認：『預料軍需品及其他的輸入尙當增加相當的多量。』今後國際借貸，自益見困難。』
(見十一月十二日東京朝日。)

累計至十一月十日，與去年同期比較，貿易是膨脹的。但是輸出增加五億四千二百八十八萬——二三·五%，輸入倒增加十億七千一百十八萬——四三·六%。輸入比輸出的增加多至一倍有奇，而入超的數目，則較去年的七千萬圓，已增了十倍！

爲要不墜國際的信用，「事變」以前日本「大藏省」曾經規定以「不超過產金年額」一億二千萬圓爲標準，運出現金，清算差欠。但是「事變」時運出海外的現金，既超預定約一倍，而於差額的補償，所短仍強半，目前雖尙勉強維持着對英一先令兩辨士的匯率，然以現金運出已停止，日匯跌價爲無可避免的事。即日本國際信用的地位，必隨入超之增大而漸低落。

(二) 窮蹙的財政

蘆溝橋事變，日本之所謂「華北事件費」，首先從預備金中支出一千萬圓，其次於第七十一回

議會通過九千六百萬，至第四次追加預算時合計五億二千萬。這些預算除約一億圓，設立期限一年的華北事件特別稅外，悉求於公債。迨上海戰事發生後，決定發行公債二十二億。——本來日本國債已超過國有產業三十餘億，突破一百萬萬圓，每年發行七八億圓的公債，在馬場藏相時，已屢言過將用行政的手段強迫購買。這次公債推銷的具體情形，除政府曾製定對公債票優遇的條例外，尚多不明白。但依結城的口吻，所謂：『有人主張，如欲打開金融市場的窘狀，政府應停止公債的發售。』可知多少必出於強迫。所謂『日銀並不強制賣公債，亦不以爲大部份公債賣於政府的關係有何惡影響』，可知於強迫之外，又一定是通貨膨脹。

是的，結城很巧妙地掩飾了這個問題：

『最近紙幣發行額，非常增加。但不必存戒心，不是惡性的通貨膨脹！蓋此增加乃適合於生產與消費增加之自然要求也。』（十一月十二日東京朝日。）

爲顧慮到物價騰貴的影響，及不願「使子孫後輩負擔今日的財政」在大藏省稅制調查會開會時，委員中沙氏提出了『至少也應該增稅等於公債的利息額』——希望從增稅的收入，稍紓公債的困厄。但事實上增稅的阻力及無可能，既使當局有所躊躇；政友會代表大口喜六岡田忠彥等亦力加以反對。

（三）不安的農村

內閣統計局編製的以七月爲基數的十月二十四都市生活費指數，只一〇〇·一八，這很難令人相信其真實。

農村方面，衣類及雜貨漲價二〇%，農村器具及機械漲價五〇%。輸出的土產如香菰跌價三〇%。手工業的原料如漆，漲價五〇%。同時工銀及農產品的價格，並不增加。

因爲馬匹及壯丁多被徵召，勞力不足的現象，在林業裏其採伐力已減二成，運搬力則減三成。普通馬匹的價錢先前是二百五十圓，現非三百五十圓不可得。栃木縣等處爲了賣馬居奇而吃官司的頗不乏人。壯丁除「出征」外，還被都市的工業所吸收，所以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問題，驟形嚴重。

在戰爭中軍隊的食糧約加多了三十萬石至五十萬石間。一向從朝鮮台灣移入六百餘萬石，始可足夠的日本糧食，因爲擔憂於「朝鮮海峽與輕津海峽之不保」，而要努力達到本國自給的程度，更不能不效歐戰辦法，應用機械。但是，日本土地均零細耕作，使用機械祇適合於精米機脫穀機之類的加工器具，不能廣範圍應用。

於是問題又提到不能解決之半封建的小農經營上去，而無辦法了。

(四) 統制的破綻

實施輸入消費資本事業的嚴格統制，開始於八月十五日。在統制下的許多矛盾中，我想指出重要的幾點，第一與軍需工業的極度緊張正相反，大半的和平工業，幾乎停頓。且對其擴張，並加以限制。

例如只許生產六二%，受着高率限制的洋灰製造，聯合十二個公司請求新設與擴張，十一月五日則被統制局長黑田所駁回，不予許可。第二最大問題的電力統制尚不可能。不管遞信省列舉着五大理由，事實是復活前遞信大臣賴母木氏主張原案，組織臨時電力調查會。在該會第六次的小委員會上，電力資本公司尾氏竭力反對謂：『如遞信省蹈襲賴母木的精神，則無討論的必要，』已使電力國營的事情歸於僵局。第三原已匱乏更受輸入限制的原料——五百萬担的棉花，六萬噸的人造纖維，以及羊毛等，因為無力再向外購買，現將部份的存貨移用於軍需。因此原料減少與騰貴輸出的可能，益受摧殘。

(五) 華北投資與德義關係

隨着軍事侵略的進行，日本財閥對於華北的投資，主張異於嚴格統制的「滿洲」大行開放。大體的意見是：

1. 開發華北的經濟，有待於滿鐵，興中公司，東拓諸既存機關的活動，固無問題，但不可由諸機關獨佔之，應准民間資本自由投放。

2. 開發資金雖以日本為中心，惟當與外國資本相提攜，以示門戶開放的態度。

3. 今後具體的計劃，須經有力工業家及技師作一度實地勘查。

代表政府意見的，如滿鐵發表過設立滿洲重工業會社的計劃，擬該會社脫離滿鐵，向華北「全

面進出。」與中公司社長十河信二亦力說：「關於華北的交通及樞要產業，要設置特殊的統制機關。使日滿華經濟集團，名符其實。」（十月二十九日東京朝日）同時政府已於十月廿九日由企劃院派出田中長茂往華北調查。

目前財閥自由投資有二種事業：一種是電力——由日本五大電力會社派二技術員於津浦平漢二綫上，新設華北電力興業的支店於天津。決定（一）現在天津三萬基羅，北平三萬二千基羅，通州八千基羅的電力，於五年內增加十萬基羅。需要資金五千萬圓。（二）擬於來年八月，完成建設由天津至北平間六萬九千瓦的送電綫。需資金一百九十萬圓。（三）創立冀東電業（資本三百萬）以統一該地羣小電汽會社。（四）首先擴充火力發電，求其普及。其次乃開發永定河（十萬基羅）灤河（二十萬基羅）的水力。（五）使瓦斯事業與電汽事業並行。另一種事業是棉花——棉業關係三團體即大日本、富士、錦華與興中公司共同設立華北棉花會社，從事於購買調查及種植。在今年內大藏省已許可華北棉花五千萬圓輸入日本。但以洪水戰禍與交通不便，內地棉花，多半失收。故天津鐘紡最近所購華棉的價格，反較美棉每担貴六圓（美棉四十七圓，華棉五十三圓）只知利潤的資本家們，於是猶侈說「輸入困難」

關於外國投資的——前年日本對義輸出棉織物，屑絲，真棉，絲織品不過六百五十八萬，輸入機械及部份品不過五百八十三萬圓。去年輸出入合計不及八百萬。蓋自義阿戰爭後日本每年輸入阿

比西尼亞約五百萬至一千萬的棉織物，經已杜絕。故此次乘日德義三國防共協定成立的關係，朝日新聞載對義期待的話說：『日本以軍需爲中心的生產力擴充，希望義大利援助優秀的技術與生產財力，特別是航空方面。』自然，日本對於德義援助的報酬，不能不「慷他人之慨」，即鄉城之助男大喊着『華北歡迎外國資本——門戶開放』是。其實自去年下季至今投資已逾三十億的日本經濟，實實在在也沒有單獨負擔開發華北的能力。總之，爲佈置應付明日大陸的大戰，日本對華北勢必盡速地利用所有的資本，尤其是德義的技術，以資開發，毫無疑義。

（大公報）

日本畏杯葛

烏特萊

世界人士現正建議以「杯葛」爲遏止日本在華侵略的一種技術。這種「杯葛」確可收效，因爲日本在經濟上，甚至比意大利更多可攻的弱點。再則，意大利在安靖十餘年，養精蓄銳之後，才從事征服阿比西尼亞，日本呢，在壓服滿洲三千萬民衆，並鞏固傀儡國，以防蘇聯的努力中，已覺得筋疲力盡，接着便圖征服中國，談何容易，以征服阿比西尼亞和征服全國一致，不惜任何犧牲，決心抗戰的中國，那難易真有霄壤之別。

一九三七年上半年中，日本的入超，比一九二四年大地震那年的總數還大，差不多已到了一九三六年全年入超的總數。甚至在戰事工作之前，輸出只及輸入的三分之二。日本因爲缺乏外國投資，

無從彌補貿易上的差額，所以只有把已經不足的金準備運出，以資周轉。

一九三六和三七七年，日本龐大的入超，其原因不單在購買軍火程序所需的大批金屬和機器，並且在自一九三二年起，原料價廉一個時代中，適逢工值極低，所獲的利益，在最近兩年已見減少。因爲最近兩年，世界棉花和羊毛的價格，都已飛漲，貨物的成本便隨以高起，所以上年日本的紡織品，輸出的數量和價值，都開始減少，並且江河日下，覺得極難和人競爭佔勝。

不列顛帝國現吸收日本輸出百分之二八，供給日本輸入百分之三一，美國（菲律賓濱除外）吸收百分之二二，供給百分之三二，故不列顛帝國和美國共同吸收日本輸出之半數，而供給日本的需要品百分之六三。再則，日本輸出的生絲，美國獨購百分之八五，生絲是日本不靠輸入原料而成的唯一輸出品。就實際而論，日本的整個社會機構，是靠美國的絲市。

日本不可少的輸入品，是美國和荷屬東印度的油，印度馬來澳洲的鐵和廢鐵。日本帝國雖從外國輸入鐵沙，但所產的生鐵，連滿洲在內，在一九三六年最高的數額，也不過二百九十萬噸，這年英國却產八萬噸，德國竟高至一千五百萬噸。一九三六年日本鋼產的數額，連滿洲在內，只有五百五十萬噸，英國却有一千一百八十萬噸，德國比英更多六百二十萬噸。日本煤的銷費，只及英國五分之一。日本的重工業，並未和輕工業等量發展，日本甚至不能自造汽車，有許多種機器，須仰給於泰西各國。

日本在戰爭中主要的弱點，是農田仍用原始時代的方法耕種，依賴牲畜之力，農業機器，却幾無

所知，故每畝的產量雖高，但每人的產量却極低的。農民一家全年的辛苦，在承平時，也只能養自己的家，和其他兩家。所以把農區的巨數男丁調入陸軍，女子調入製造軍火的工廠以後，農產便要暴落，而一方面數十萬大軍駐在外國，又須源源供給糧食，比他們務農的時候，銷耗定將大大增多。

日本每和外國作真正戰爭，都靠泰西各國財政上的援助。今日日本的財政地位，比從前任何惡劣時代，都差得更多。在上年年底，已不得不漸漸傾向通貨膨脹，以爲剜肉補瘡之計；本年四月份，各物躉售的價格，比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金本位廢棄之前，差不多已高超一倍，雖然工資已見低落。五金價格自一九三六年起，已漲高百分之七六，紡織品和燃料，也漲高百分之二五，零售價格却漲高百分之三〇。因此本年首四個月中，各處因生活艱難，紛紛罷工，竟達破紀錄的最高數字。躉售和零售價格漲高的程度，相差很遠，大足表示小本經紀人和手藝人的處境困難。

日本的生活代價，甚至在此次戰事發生之前，已飛也似的逐步增高，這大半因爲日本屢年的預算案，都是入不敷出的原故。自從滿案發生以後，預算案的不足之數，總以募債彌補，而不足之數却逐年增高。據當局估計，本年國家支出將達二八七二兆（每兆百萬）日元，經常收入只有稍過一五〇〇兆元之數。新債供給九六五兆元，捐稅供給一三一三兆元，而對華戰爭的新用費，差不多要到五五〇〇兆元，估計捐稅和國家專賣等等收入，現還不及抵補支出的三分之一。再有一層須注意者，軍費的支出，是按短期戰爭估計的。估計一九三六年全國國民的收入（據三井經濟研究所估計）只有一

萬三千兆元，國債在上年年底已達一萬一千兆元，而國家的支出，却有五千五百兆元之多。那意義的重大，是可想而知了。日本的國民每人平均的歲入，不足二百元，國家現要佔用他們的百分之四十。日本社會制度的不穩固，却和經濟相同，人民務農的約佔半數，大都替五十萬或此數以上的田主耕種，每年把收穫之米半數以上，交給田主，以爲田租。田主並不供給種籽肥料資本。另有自置田地的農民，雖可自耕自收，但借入的資本，須付極高的利率，所以他們也同樣困苦。總而言之，日本的農民，差不多沒有一人不是債臺高築的。

這種封建時代的社會和經濟關係，直到如今，還存在着，結果使內國銷路，非常狹窄，農村人民貧窮不堪，縱在農產價貴之時，也無力積蓄資本，購買機械，革新耕種的方法。因此却導成一種不相稱的工業發展，僅出於國家的命令，依大規模用新時代的技術經營輸出品的工業，如紡織品之類，此外還經營軍火製造業。至於國內大多數的工業，不過一個主人和幾個學徒，有時加上幾個「跑街」，出於手工製造，或利用極少的機械力。

較下的中級人民，如小地主盤剝重利者，小工業家商家手藝之輩爲數極巨，他們都是窮不堪言，對於控制原料貸款，對外貿易的工商業壟斷者，都恨之刺骨。利率既高，內國銷路既窄，使小本經紀者終身勞苦，沒有成爲小康的可能。日本並無投巨資的中級人民，國中的資本，都操在財閥三井住友安田等數家的掌握中，雖每年收入在一千二百元以上者，都得繳納所得稅，但在一九三一年繳納所得

稅的只有五六九・〇四六人。每年收入在五千元或五千元以上者，只有二〇・五二四人。每人平均的收入，約在八百元左右。但有二十人，歲入在三十萬元至一百五十萬元之間。繳納商業盈利稅者只有七十三萬人，各項商業每年淨利在二百元或二百元以上者，都得繳納這稅。

這種資本集中，雖在戰時集合全國的收入，可比有多數中級人民的國家，容易實行，但在危機中，却使日本的社會制度異常不穩。農民痛惡田主和盤剝重利者，（他們實際是銀行的代理人）小工商業家痛惡財閥，已造成一座實在的火山。日本的施治階級，常常用戰爭和興奮性的宣傳，遏止牠的爆發。自一九三一年起，當局把社會的怨望，化爲對華侵略的贊助，一舉手而佔有滿洲，於是便把滿洲前途繁榮，可使人民獲得無上幸福的空望，籠絡人民，遏止他們的叛變。但是發覺征服中國，不是一件易事，而腰帶日見收緊的人民，決不能容忍長期戰爭的痛苦，那時要發生什麼事變，是可想而知的。日本佔有滿洲，並無所獲，不過增加國民的担負罷了。日本今又希望不經過真正戰爭，而併吞華北，但也不能使農民和較下的中級人民稍爲寬慰。一個中毒的人，用食物塞飽他的肚兒，是不能救治的。日本社會機構，病太多了，不是用新殖民地所能醫愈的。滿洲荒地很多，正好移民前往墾殖，但是日本農民赴滿者，只有數百人，日政府迄未供給移民入滿的資本，當日本財閥和軍閥掌握大權之際，永不能得到這筆巨大的資本。

今日的危險，是在英國只圖在日本蹂躪中國之前，保全她在中國的投資，並且恐怕長期戰爭及

於日本的影響，因此將壓迫中政府屈服，雖然中國的大軍並未戰敗，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決心抗戰到底，已是一件實在的事情，中國軍隊已在上海表示非常的勇武和堅毅。今只要英美兩國協力抵制日貨，差不多可保中國能夠戰勝日本，目前的英政府，是決不會發起以經濟壓力加於日本的，因為英政府願見日本施治的階級，依然存在並且希望一面和日本作討價還價的談判，一面壓迫中國把華北五省割讓給日本，藉以保全他的投資。

雖然，假使美國決計抵制日貨，同時援引中立法，阻止賒賬售貨給日本，英政府也不得不和美國作同樣行動。這一舉不但英國的自由黨和工黨將予贊成，甚至保守黨的若干部分，也樂於贊成的。假使美國不為道德上或邏輯上的原因，仗義救助中國，也許會因為日本在華北的主要野心之一，是把華北變成大植棉區，從此可以不必仰賴美棉的接濟一事，有感而發動的。確，為顧全美國植棉人的永久利益起見，很值得對日本的生絲作幾星期的杯葛。美國在中國的利益，就投資範圍而論，雖不能和英國比較，但就商業範圍而論，却也未便忽視的。

日本的財政，在一九二二年時，比現在強得多哩，然而那時英美兩國提攜對付，不費甚力，便迫日本吐出在中國的佔領物，所以今日英美兩國倘以政治或經濟壓力加於日本，決無理由害怕美國或英國會陷入戰爭漩渦，英美兩國只要暗示合作對日實施經濟壓力，便能終止戰爭。美國能在一九二二年使英國的政策和她一致，難道一九三七年便不能如此麼？（特譯自紐約國家報）

（申報）

戰時的東京

曉光

人們總以為日本人在戰爭中，總算安靜地生活着，其實不然，他們恐怖的程度，還要超過我們前方的難民呢！這在東京可以顯明地看到，從蘆溝橋事變起，到滬戰開始當中，東京市民如大禍臨頭樣的恐怖，每天出六七次號外的新聞，與乎不斷徵兵出發的緊張空氣，再配合老弱婦孺的送別痛哭聲，把繁華的東京變成傷心慘目陰氣襲人的愁城。人們最怕聽報時的汽號，因為他們深信中國隨時有轟炸東京的可能，據說這是每次防空演習時，軍部派員說明過的，所以每當汽號狂叫時，總可看到市民用驚惶的眼光，四望天空，直到並無所見纔安然工作。這種情形，常常引起外國人譏笑，一位曾參加歐戰現在東京教書的德人某君對我說：——還未正式作戰，便如此大驚小怪，歐戰四年的德國還沒有如此呢！此種毫不沉着的國家，還配有野心要征服全世界？恐慌是實情，戰爭不到幾天，近衛首相託病到市外養病，後經杉山陸相去病榻披瀝所信，纔回到官邸的。天皇原在鎌倉避暑，也趕快回京了。關東各地抽調入伍的兵車，陸續不斷的經過東京驛去橫濱，愈使市民觸目心驚。東京神戶大阪長崎以及大連各地演習防空，加上每天報紙連篇載着戰爭消息，常常指出中國軍人勇敢與兵器之進步，遠非『一二八』『九一八』時代可比，這些張皇失措的亂攘情形，益使東京人懷着莫大的恐慌。只有軍部幾個軍閥表面支撐着鎮靜的形式，然而這形式一到人民心中便完全分解，日本人深知他們國

家是建築在空虛上面的，經濟結構的脆弱與社會動亂的不堪，形成日本社會外強中乾的特質，無論如何經不起國際戰爭的。因此日本人民的觀點與軍部顯然走到極端的對立方面。軍閥愈是張大宣傳，人民愈是懷疑，戰雲愈是濃密，人民愈是恐怖，他們中間樹立無可調和的矛盾，有次報上登着軍部發表華北戰役中，僅死四十餘人，傷一百二十餘人，但在第二天香月在天津廣播報告說，死四百餘人，傷八百餘人，一般人更加懷疑了。我以此種前後矛盾的消息問之日人某君，他很坦白地慨然說：

——恐怕香月報告的數目也有折扣呵！

日本人對於參戰是最不願的，他們知道是有去無回白白送死到異國去，所以當出征時，常常現出頹喪的窘態，敵人送別直如送葬一樣地淒慘。因此他們便想法逃避兵役。有位同學告訴我，他的房東逃避兵役的方法。他說他的房東素來健康，及至聽到調他出征時，他以害病開了，他請一位當醫生的親戚爲他具證明書，遇警察和國防婦人會來催他出發時他立地變成病容滿面呻吟于榻上，家人也爲之痛哭流涕請以病免。但至警察去後，他便起來散步飲食如常了。我也試問我的房東幾時出發？他說他很僥倖地抽到預備役，非到最末次戰爭不出發的，言下現出不勝得意之感。由是可見日人是怎樣害怕戰爭！只剩幾個軍閥在那裏好大喜功做武力萬能的迷夢，實際那武力也顯出急劇地動搖，結果只有葬送她的國運，甚至因而中斬了日本歷史。

總之，此次抗戰是中華民族飛躍的大時代，是中國歷史轉換的新階段，爲着爭取中國的真正獨

立，爲着建設東亞的永久和平，我們必須本着領袖的堅苦卓絕精神，服從命令，齊一步伐，作持久的殊死抗戰，以打倒強盜日本帝國主義者，以膺懲日本軍閥，以拯救在日本帝國主義者鐵蹄下的各弱小民族，從而拯救日本軍閥壓迫下的多數良善日本人民，重新建設明朗化的日本。

（神州日報）

歸客話東京

仲某

據一最近由日取道香港來滬的某西婦稱，在東京，雖未有空襲之恐怖，雖未有砲聲之怒吼，這一點，比了上海，是安靜得多，但是一切緊張的空氣，雖在一些找不到火藥氣的東京，也已十足的顯示着戰時的狀態。

在東京的各公園中，在平時，每天的清晨，中午，和傍晚，總是遊人如織，無間風雨，擠滿着人的。而在星期日，更是擠得水洩不通。儘有挾着書，或是攜妻挈子，帶着飯匣子，整天的在公園之中挨度的。但自中日戰爭開始之後，遊人的數量，却一天減少似一天。據東京市政局公園管理處的統計，本年八月第一個星期，市內各公園遊人的平均數，較之去年八月第一個星期，減少百分之十。九月減少百分之廿五，十月的第一星期，比了去年減少百分之四十五。

東京市內各業（可說是日本全國）除有關戰爭的若干軍火製造廠外，一致的顯着衰敝。在九月末，以及十月上旬，各地工業製造廠，不拘其爲國營的，或私人經營的，已有十分之六左右，奉令改爲

軍火製造廠，或有關於戰具原料品的製造廠。這些工廠的老闆，因為中國的抵貨運動的劇烈以及海外各地，如南洋及美洲等的抵貨運動之蔓延，去路大見呆滯。即有貨品製成，也極難謀得出路。

各工廠的機器中，減少着吐出吸收外國資金的商品，各出口商人，便無不叫苦連天。而有關於輸出業的各種間接的關係者，自然也都沒有了飯盤了。據估計，僅只東京一地，及其郊外，因工廠改爲兵工廠，而致失業的工人，商人，以及運輸業中人，截至十月的上旬，約在八萬至十萬之間。因此十萬左右的失業者，而致各種消費事業者，直接間接所受之損失，殊難加以估計。

東京郊外，在一家絹絲廠附近，開設食堂的老闆，生着二個兒子，一個死於華北戰爭中，一個在上海作戰也死亡了。而他所設的食堂，因該絹絲廠停業以致無人過問，於是他對於自己的五十八歲的生命，覺得太無味了，在一個深晚，瞞着他的老伴，去躺在火車軌道上臥軌自殺。到了翌日，警視廳在他身上搜出遺書，他的老伴，要求一讀，終爲警視廳所拒。大致其中遺言，必有若干非加以祕密不可的。

通州日僑，在冀東保安隊反正時，確有不少，是被屠戮的。這一個印象，在任何日本人的腦筋中，都是留得極深刻。所以在冀東事變之後，留居中國各地的日僑，便全部的束裝回國。最初時，日本政府的命令留華日僑的撤退，是爲了要刺激民衆，對於中國的嫉恨，而使認識着中國民族的野蠻，但是待到全部撤退之後，不特在華商業，完全陷於停頓，就是日本國內也平添了這麼多的回國的失業者，也覺得有些兒那個。就只東京一地，回國的失業者，據說，也有一萬人以上。此輩失業者，在華均有着優裕的

生活現在留居國內，大率均在典質度日，或依親友爲生，無不陷於窘境。

政府對於這些回國的僑民，監視極嚴。有二位在漢口頗有地位的商人回國後，感到被政府所愚弄，於是各寫了一篇文章，譏評政府召回留華日僑的錯誤。這二篇文章，一篇由某雜誌所發表。還有一篇，因編者審慎，而未敢付刊。結果，這二位，都被警廳所傳訊，而分別被判處着六個月與八個月的徒刑。

上海某日商，聞其在滬經營垂三十年的產業，已爲無情之砲火所毀滅，悲痛萬分，躍海自殺。翌日，其妻亦跟蹤而躍海自殺。另一僑滬二十年的日商，開在滬產業被毀，突然的神經失常，舉刀而殺死其女，復殺傷其妻。現猶留居於瘋人院，病勢猶在日益增劇中。

日本自對華作戰之後，各報均每日刊載戰事勝利之消息。

自午至黃昏，滿街不絕的傳着出售號外的鈴聲。（在東京出賣號外的報販，均手搖小鈴以代叫賣的。）在最初時，購閱者，像瘋狂的一般。但自滬戰發生後，因久攻關北不下，大家便興緻日減了。電影院中的新聞片也都是日機轟炸中國城市的一切。觀衆也並不覺得興奮。東京某大學有教授曾在一個對華某項問題的討論會中，公開地指摘謂這是日本給與日本的假想敵以轟炸日本的暗示。這個議論發表的下一天，這位教授便給警廳傳了去。

到了最近，東京人士，對於戰事，雖在大捷大勝的宣傳中，不絕地受着興奮，但是對於戰事的前途，却大都抱着悲觀的態度。在日本各報上，果然是，沒有絕對真實的消息可得。就是在日本出版的外字

報紙，也不敢以真實的戰事消息，公然發表。因若把日軍的敗訊，稍一刊載，便有受停止出版，或停止郵寄的處分。而在事實上，就是要刊載，也沒有新聞的來源，因為在各交通機關中，日本當局，早已嚴格地加以檢查過的了。

現在在日本，若是有人自上海或香港前往的，便能立即給東京人士包圍着，刺探着滬戰的真實消息。因為一批一批軍隊的開往華北及上海，無論如何，總是不免於使其國民，受嚴重刺激，而極度懷疑的。不過這種自滬港前往的旅客，在登岸時，是早已有祕密警察，亦步亦趨地，在暗中給監視了。

(辛報)

敵情近報

維恒

光陰真快，已是深秋時分了。往年，東京在這個時候，高架電車上是擁滿了秋遊的人，老的，小的，男的，女的，背了旅行囊，提了短手杖，都興高采烈的向「紅葉」之地出發，都過着很有意義的生活，不覺得世界上悲慘的事。但是現在呢？高架電車還是照樣擠滿了人，但並不是秋遊者。盡是些別離家鄉而出征的軍人，月台上也還是擠着許多老的，小的，男的，女的，都是送別者。去年和今年的月台上的情形，雖僅隔一年，便令人覺得有些「隔世之感」了。現在的東京：是用千人針來代替紅葉，用送行者的哭來代替秋遊的笑，用悲愁來代替快樂，用「骨灰」來代替中秋的禮品。真使人起「人間何世」之感。

據確實消息，日本對俄備戰益亟，在蘇滿邊境上已集中六十萬大軍。日本在對華作戰正形焦頭爛額之時，竟敢來如此大膽的行動者，其故有二：（一）蘇聯的動作，常出人意料之外，常在迅雷不及掩耳的迅速行動下發動軍事，在蘇滿邊境，蘇聯將必要的軍事佈置，早已舒齊，他隨時可以越境作戰。日本對此非常恐怖，如蘇聯對日本來一個下馬威者，日軍勢必無從對俄作戰。因為蘇聯的地形和中國迥異，且他的航空根據地遍地都是。日本對俄作戰，如能於短時期內占領海參威等地者，日軍方能找得一些立足之地，如果反為蘇聯先下手者，則日軍從此不能越雷池一步矣。故日本仍擬襲前「日俄大戰」故智，來一個「先下手為強」。（二）日軍對華作戰，無勝利的希望，但又不能下台，因此索性想拆一爛污——引起「世界大戰」。他如對俄作戰，德國就不能不動，德國一動，意國也便上來撐腰，德意對俄動手之後，英法勢必助俄作戰，在此局面之下，美國也不能旁觀，於是全世界都捲入漩渦。日本軍閥看準這一着，決定來闖一個「潑天大禍」。但也好，這正是他們自掘坟墓。

大藏省（財政部）近日下令：凡東京市內各種未完工之大建築工程，即日起一律停止建築，大藏省先以身作則，它本預計以五萬建築的「新廳舍」，首先停工，其他民間及娛樂場百貨店等之大建築，自然也只好一律暫停，大藏省下這個命令的原因是：（一）表示日本經濟實已蹶蹶萬分，除軍費之外，任何物資均從節省。政府方面，因為已無從籌集巨款，只得想從人民的頭上括了。所以用種種方法勸阻人民的資金散開，以便於必要時強迫募出。（二）日本非常恐怕中國與蘇聯飛機去空

襲，東京，大阪，橫濱，神戶等地的房屋，大家都知道，它全由木料造成，且裝置有瓦斯，如有一個炸彈丟下着火，則起碼要焚燬一村一町。蘇聯一個專家說：只要有二噸炸彈，便可燬滅東京，實是極有理由的。倘全用燒夷彈，恐怕只要丟下五十個，東京便成了一「火城」。因此之故，日本用種種方法設法防空，但那些木頭房子不是在短時期內可以改造的，瓦斯也不能拆去，如一拆去，東京六百萬居民都將「枵腹」了。所以東京的防空，可說是無大意義的。當此中國或蘇聯將大舉轟炸東京的前夜，東京人民真是感到說不出的戰慄恐懼。現在的建築，就是將來的火種，倘多造一所建築物，豈不是就多置一堆火種，所以日本大藏省也「覺悟」了，勸告大家停止造屋了。

日本此次對華作戰，民間真一些「不高興」。比起上次日俄大戰時的勇氣，其距離何啻天壤。但是少壯派軍人已動了手，難道把幾萬瓶「骨灰」運回來就算數，當然「一不做，二不休」，準備打斷了氣再說。於是只好死抱了兵士的脚不放。因為兵士不肯打仗，是最沒有辦法的事。任憑你有飛機大炮，如沒人架，沒人開的話，難道它自己會飛出東京。軍部對兵士，想各種方法使他們稍為樂意一些。什麼撫卹金增加咧，褒獎狀頒發咧，「肉彈」聯合安葬咧，親王慰問傷兵咧，用盡心思，想出種種的花頭。「出征軍子弟學費減免」是最近的事。想定凡出征軍人家屬中的子弟在學校中者，依各種情形而分別「減」「免」其學費。通令是由「文部省」（教育部）出面的，已分別通令全國各地一體知照辦理。但我想有些奇怪，因為出征軍人「出征」以後，老實說，他的子弟也不會有心緒來讀書，且

出征軍人均有俸給，其個人經濟並不恐慌，實用不着政府來減免這一些些「學費。」他們希望的是，戰事能早日結果，全家再能團聚，那在乎這幾個學費。

(辛報)

動員了的日本的娘兒們

貝加

日本婦女的地位與生活，確是尙未脫離中世紀時代的黑暗。但是這一羣弱者，在現在向外發展的時代，却倒被統治者視爲可以利用的工具了。在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的時候，我們曾看見過國的皇后與貴族婦女人們，號召意國婦女爲祖國爭光榮；在日本積極向華發展的時代，我們在日本也可以看到同樣的情形。婦女在家庭中固然是一個無能的弱者，但是在總動員下，有組織的婦女，他所發揮出來的力量，卻未能被我們所忽視。現在我們且來把日本帝國主義者，怎樣動員婦女的問題，在這裏介紹一下。

近年來日本政府對於其本國婦女政策，不能否認的是愈加注重了，政府對於婦女的愛國觀念，與動員婦女來擁護其向外發展工作，更加做得起勁了。他們對於其本國的婦女羣衆，是採取着二重政策的：第一，積極的崇揚「日本精神」的良妻賢母主義。施行最狹隘的愛國主義教育，以鼓勵婦女擁護其大陸政策。他們往往拿出許多古代的良好教子賢妻激夫的遺訓，作爲婦女的榜樣；並且極力的鼓吹「皇道」的精神，拿美人與武士的故事當做美談佳話。因爲這樣可以使得婦女們深信，被遣

到亞洲大陸去之她們的男人們，都是「英雄」「騎士」！第二，侵略主義者也決沒忘記，第一次歐洲大戰時代與日俄戰爭時代的教訓——婦女羣衆在戰爭期中，對於後方服務及生產上的重大作用。所以近數年來日本的「婦女與國防」問題，便被軍部所注意。不但在演戲中，小說中，無線電的播音中，報紙雜誌中，無時無刻不發揚着宣傳戰爭的重要。自然這也是用「國難」「非常時」「國防」等名詞來作武斷宣傳的。到九一八滿洲事變之後，隨着日本對華政策的強化，與準備「大」戰之後，政府對婦女的政策，也就已經不僅限於宣傳，而開始着手組織婦女羣衆了。最可注目的，就是大日本國防婦人會的組織。這個組織，開始在一二八上海戰爭之後，由現任陸相寺內的夫人與故武藤元帥夫人等所發起的。現在國防婦女會不僅包括着中上階級的婦女，連最下層的婦女，甚至一向被視爲非人的娼婦，亦組織在這個組織中了。據說這個國防會現在已有會員二百萬人光景。分會數共計三千一百四十七個之多。分會所在地多散佈於日本內地，滿洲，華北等地。這一種國防婦人會的工作，在平時是：（一）安慰在華將士，如分送慰問袋給在滿將士等。或撫慰因戰爭傷亡的兵士之遺族；（二）學習救護防空的工作；（三）募捐援助參戰。但在他們國防訓習總動員的演習各項目看來，則在戰爭時代，這個國防婦人會的作用，一定要擴大成爲：（一）蒐集國防資源如金屑，毛屑，綿屑等廢物，以充軍用；（二）整理並處理家庭重要物件，與防禦毒氣的侵入；（三）救護傷病者與安慰遺族；（四）一般的防空救火等工作。但此外恐怕最重要工作，還是在於他的男子上戰場時候，發動婦女到工廠中去，加緊製

造軍器與軍用品，這在他們每次國防展覽會中，特別注意婦女在戰時生產的重要一點看來，是很明顯的。

除了國防婦人會之外，還有什麼婦人愛國會，基督教婦女救世軍等工作，似乎都與軍部動員婦女的計劃有關係的。

除組織婦女羣衆，準備大戰之外，現在在日本政府的命令之下，更派遣大批「田舍娘」到東去與在滿的將士們結婚，其訂婚方法只是經過雙方換一個照片便成。這一種方法的作用有二，即想以美人計以鼓勵將士的「心」。另一方面則是爲了移民，以蕃殖大和民族於大陸。

總之，日本軍國主義者，現在在「國防」的名義之下，發動婦女羣衆去參加向外發展工作，唯一重要方法，就是在於精神上的鼓勵。即藉助於過去的愛國忠君的教育，使其發揚起來，利用許多專寫武士道小說的作者，把婦女的愛國忠君故事，寫成神話一般。在這一種宣傳方法之下，確使許多婦女幻想着滿洲變爲皇道樂土，而贊成其丈夫兒子到大陸去，同時婦女自身也確有不少人，以到滿洲爲光榮無比的事，因此現在日本婦女學中國話與學穿旗袍的人也漸漸多了，這決不是表示她們對中國的「親善」，骨子裏邊是證明她們對於大陸政策的擁護。

除了精神上鼓勵婦女參加動員之外，而宣傳移民確也是根據實際利益，發動婦女爲實現大陸政策而奮鬥的妙法。近年來日本農民的土地，移轉到地主與抵押銀行之手，是飛躍地增加了。因此表

面上便形成了農村人口過剩的現象，鄉村女兒被賣到都市來的人數，也日漸增加。這一切都是基本土地分配問題的日漸嚴重化。因此日本的統治者對日本農民說：「你們只有到大陸去方有飯吃！」

在「國防」與「非常時」的口號之下，現在日本婦女，確有不少是被團結起來了。但是日本婦女問題，是和其社會組織的矛盾一樣，完全沒有辦法可以解決；所以她們的痛苦的因素，在大陸政策邁進發展中，我們與其說是減輕，無寧說是更加重大了。

（辛報）

日本婦女在侵略的壓制下

歌 三

被侵略國的婦女，參加到神聖的爲保衛國土而戰的抗戰中去，是爲爭取民族的解放，婦女的解放。侵略國的婦女被動員起來，鼓吹侵略的戰爭，只是做了少數野心家的利用品，和把無辜的民衆推去做拚死的劊子手。

自從「蘆溝橋」的砲聲一響，日本的報紙，用斗大的標題字登載出來：「華軍竟向皇軍挑釁」。「保護我國在華北利益，誓死一戰」之類的欺騙民衆，刺激民衆的消息。日本的一部份婦女，憑着盲目的熱情和單純的愛國心，就展開了一個廣汎普遍的「戰時」的活動。這時，活動得最有力的是擁有一二百萬以上會員，在全國共有三千六百多個分會的日本國防婦女會。這會的會員，包括着一切階級的婦女，其中尤其多的是在鄉軍人的家庭婦女。每一天，在馬路上，車站，公共場所，到處都可以見到

掛一個寫着「大日本國防婦女會」布條在身上的婦女們活動的姿影。她們向人們宣傳「中國軍隊的慘無人道」、「日本天皇的國威尊嚴」、「日本在華利益的危機」……等等的瘋狂話。有的人手裏拿着一個小鐵箱，向人募捐，要每一個人都能省下自己的生活費來獻給國家，獻給「皇軍」。她們徵募慰勞品，慰勞袋。她們到學校去動員全國的女學生，兒童列隊到火車站，輪船碼頭歡送出征的將士，並送給他們茶水，香烟，食物等慰勞品。軍人遺族的家裏，她們也每天輪流着派人去訪問，安慰。她們按照比例的到各醫院，專門學校，遣派技術婦女出來担任看護，防空，防毒等工作和訓練。差不多這許許多多的活動，很快地從都市展到農村，從農村展到都市，很快地佈滿日本的全土。從戰事開始到現在，報紙上天天都有着關於她們活動的擁擠的記載。

不單是國防婦女會，最近一般婦女，也因着「千人針」（註）的把戲更廣汎更深入地被發動起來了，這實在是一件有力的煽動和鼓勵將士奔赴侵略的戰場的騙人勾當。日本所有的婦女都跑出來，在電車裏，商店，澡堂，門口起勁地活動。這勾當漸漸不單廣佈在街頭，而且也深入到每一個家庭裏。商店的店員，每天必須抽出一個店員來輪值負擔這個工作。幾乎日本全國的婦女沒有一個不被強迫參加這個工作。「千人針」的縫法，原來祇是打結，後來變成繡字，再後來又轉變成穿線，由此可見這工作是如何廣汎地在全日的婦女羣裏開展。

但是，最近從日本歸來的友人，又告訴我下面的幾件事實：她們看見街上募捐的婦女開口向人

募錢的時候，一點也表示不出勇敢的樣子，甚至有的澁縮得很，連臉也會紅了起來。有一次，在公園裏也看到兩個女學生，正在那裏每人獨自地趕縫幾個「千人針」。又一次，報紙上發表出來，在募集的慰勞袋裏發現裝的是石頭。這許多事實，告訴我們什麼呢？它使我們懷疑即使是這樣風靡全國的日本婦女的「戰時活動」，是不是每一個日本的婦女都自願地參加呢？她們的工作，是不是被侵略者的政府或強有力的強迫者所強制而行，甚至於她們生活的貧困，是不是使她們還有餘力來做這於她們毫無意義而又助長侵略的行爲？

（註）「千人針」係用日本男子普通用來圍在腹部的一種布捲，上面印一千個紅圈，由婦女拿着在街頭請每一個經過的婦女在上面縫一針並打一結，打滿一千個結就送給前方將士。據說可以避性命危險，並且表示婦女們對男子的鼓勵與熱情。

（戰時婦女）

千人針（淺井花子）

張香山

胖得像蟾蜍一般的阿哲，自從在建鐵公司裏作工的兒子昭三，出征以後，就立刻瘦弱下來。同時她的兩隻眼睛，也朦朧地迷糊起來了。她的眼睛，本來就是沙眼，是非割治不可的眼病，最近之前，聽從昭三的勸告，每天清早到慈善病院去醫治，可是自從兒子出征以後，她就沒有再去醫治眼睛的力氣了。一想起自己可愛的如珍寶一般的兒子，將遇到如何的惡運一事，就使她衷心鬱然，所以對於自己的

眼睛更沒有顧慮的餘情了。況且最近又忙着糊紙袋換飯吃，整日想到兒子而落淚，所以眼睛是更加壞了。

「那孩子真是孝子哩！老是嘻笑着從工廠回來，我到廚房裏，喊聲『媽媽，我去提水。』就提着洋鐵桶到公用自來水龍頭去汲水。」

已長得比媽媽要高大，而且筋骨堅實的昭三——比妹妹阿雪更能體貼媽媽的昭三——現在怎麼樣了呢？機關槍，毒瓦斯……阿哲一想到這些，就合住雙手一面懺念道：「菩薩保佑我的昭三啊！」一面想拜了起來。這時候有個拿着蔓草紋樣的包袱和町會的窮人證明書的阿竹老太太走了進來，說道：

「隔壁老太太，到學校買米去嗎？」

然後她看見了阿哲的朦朧的眼，很擔心地說：

「你的眼病利害了哩！還是到慈善病院去看看吧！」

阿哲懶洋洋地說道：

「到病院去，得費半天功夫，現在昭三又不在，也吃不起日本米，那裏還有到病院去的福氣呢？」

「這也是實話。據說現在日本人，不吃外國米，就過不來日子，這種事情到現在才遇見呢！」

「今朝阿雪向我要日本米吃呢！爲什麼外國米一點也沒有水氣，簡直和粉一樣呢？」

「我真吃得受不了啦。但有什麼法子呢！那米滲着許多小石子，要把它檢出來，真費事，但有時還檢不乾淨，家裏的孩子們一咬到石子，就罵『畜生』，於是我祇得賠罪說：『對不住，下次檢得小心點吧。』於是孩子們又說：『媽，我們不是罵您，是罵外國米呢！』」

「……………」

「『米又貴，我們又賺得少，如果賠罪，應該我們向媽媽賠罪哩，但是不想賠罪……哈哈……我們一清早起，直做到晚，累得筋疲力盡，所以也用不着再賠罪；可是外國米真使人生氣，不，我們的生活真讓人生氣，我們不是和媽生氣，請媽別多心，有一二粒石子不要緊。』孩子們就勸慰我……」

「……真是福氣哩，你有孩子……」

阿哲的朦朧的眼裏，落下來滴滴的眼淚。

「啊！你又哭起來啦，對不住，我又提起孩子來。但是請放心好啦，昭兒是個好孩子，菩薩會保佑的！」

「菩薩那種東西，是靠不住的，唉，把我的獨顆珠……」

「得啦！得啦，阿哲太太，不要太想，您老身體要緊。我們還是趕緊去吧，好排在前頭，不然腰都得等酸，真是費事。可是向米店買日本米要四角五，買外國米呢，雖祇一角，但得二個鐘頭……」

「……………」

街上刮着寒風，穿得襤褸的兩個老太太，駝着背，到了××小學校的操場時，購買一升一角的政府施米的人們，在寒風中已排成灰色的隊伍，像河流般地蜿蜒着。面色蒼白的小孩，背着嬰孩的太太，老太太——這一隊有數百人以上，是極其蕭條的隊伍，誰都拿着貧困證明書。

「每天得受這磨折！」

「真是吃不消！」

「一次能多賣些不好嗎？」

女人都小聲地談着，向前漸進。捲起塵埃的寒風，向貧苦的隊伍吹刮着塵土。

阿哲與阿竹，今天費了二點半鐘頭，才買着了一升外國米。

送號外的發着焦急的鈴聲，跑過住家。在街上走的人們，好像被什麼東西追趕着似的匆忙着。

「在天還沒黑之間，得把米揀選一下，揀出石子來。」

二個相好的老太太，都匆忙地走起來，這時有個穿着白圍裙女人，拿出塊白布，伸阻她們的面前。

「請縫一針吧。」

這是千人針呀，千人針呵！——阿哲凝起壞了的眼，叮嚀地縫了一縫。阿竹也針了一針。

在他們回家的路中，遇到了許多千人針，也有垂着短髮的少女，拿着千人針勸縫的。

「爲我的爸爸縫一針吧！」

「好好，真怪可憐的——」

當二人走到空地的入口時，遇到了一個半瘋的老太婆，也拿着千針，無論臉手和身子，都慄慄地顫抖着，兢兢地把千針伸給她們二人，當二人各縫一針的時候，她的眼裏，不絕地流下潺潺的眼淚。

阿哲和阿竹看了這樣子，默默的竄回家裏。

「媽，又是外國米摻煮豆腐渣嗎？真會儉約呢！」

「你光說……」

阿哲抵抗不住動輒生氣的阿雪，平氣地說，做媽媽的不明白阿雪愛生氣的緣故，其實阿雪愛生氣的原因，是由食物而起的。已經是十三歲的少女工，簡直是營養不良的標本，青白而細瘦，祇有眼睛發出銳利的光。尤其頸項極細，真正足以令人吃驚。她是印刷所的見習工，每天有三角錢工資。

「媽媽：我要魚吃，鮭魚就行，今天向阿芳要了點菜肴吃，真好吃，媽媽，明天的菜肴用鮭魚吧！」

「呀！你爲什麼老在吃上打主意呢？」

母親不意地嘆了口長氣，看了下女兒的瘦瘠的身子。貪吃想吃，正是這個時代，是身體的要求。

「你還是個孩子哩！」

阿哲愚痴地呢喃說。昭三已經成了青翠的樹木，可以支撐住阿哲的身體和生活了。但阿雪還是

個將要長大的幼木，阿雪雖然不見得不想到母親和近來的生活，但像昭三地持着責任感的事情却沒有。她老是像餓鬼一樣，說「媽媽，要東西吃！」

「也是不得已，正是愛吃的時候哩！」

但是靠日傭三角錢和阿哲貼紙袋的所得，在今日物價騰貴的現在，祇能吃些外國米煮豆腐渣。

「如果昭三在家——昭三不要受傷呵——」

「願他平安歸來——」

這時候，在阿哲的頭裏，街上所遇到的千人針，實在像電光一樣的閃耀起來，嚶，千人針，我也縫個千人針給孩子吧！爲什麼直到現在才想到呢！祇要昭三平安無事，餓些肚子怕什麼？不貼紙袋也沒什麼關係。「呵，菩薩保佑孩子吧！」

立在街上的十字路口，阿哲向經過的人行着禮，請他們各縫針千人針；無論雨天風天，媽媽像那天在空場入口處的老太婆一樣，蹣跚地拿着千人針，着急地，尋求新的一針一針。

魯鈍的沙眼，成了像死魚眼一樣的可厭色了。她筋疲力盡的在回家途上，常常在一瞬間裏，眼睛發黑起來。可是媽媽每天看着快樂之夢，昭三笑着「媽媽，汲水去吧！」「噢，回來了！唉！」

於是醒了過來，呵！千人針呀！它一定能保佑兒子的，不然不會做這樣的夢，媽媽是以半狂亂的熱心，鵠立在街頭。

阿雪由於夜工，深夜才能回來，他常常領獎品回來，所謂獎品，分作一等五角，二等三角，三等一角，是工頭爲了加強工作的能力，而實施的政策。阿雪大抵是領的一角獎金，她是榨出了全部的能力才領到的……她把這一角錢，買烤番薯糖球和飯籃的菜肴回來。「要吃好東西」是阿雪身體的要求，是阿雪想活的本能。

真可憐——阿雪如此地努力勞働，想能吃點好吃的東西——但在某天早晨，突地吐出血來。

「頭痛得很，媽媽，我今天不去作工了！」

整一日，靜臥在布綿被裏的阿雪，凝視天井，就緊咬起嘴唇來，她想「吐血病的事不告訴媽媽，也不告訴別人」，決心明天還如舊地作工去。

媽媽的千人針終於做成了，阿哲欣喜地勇敢地寄送給戰地的兒子，可是經過一日以後，昭三名譽戰死的報告，已送到微暗的空地傍的阿哲家裏來，這時候阿哲的眼，幾乎等於失明了。

（文化戰線）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9606B

\$ 0.15